

福爾摩沙之源起與林氏侯登 (Linschoten) 的海誌 (1540-1580 年代) *

柯保羅**

摘 要

荷蘭人林氏侯登 (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在印度趁替大主教工作之便收集了大量的葡萄牙人與一些西班牙人的航海日誌，並在回國後將之編輯成書，刊行了《葡萄牙人東方航海紀錄》，把這些珍貴而秘密的航海資訊公諸於世。這本書的出版間接促使了荷蘭人以及後來英國人等前往亞洲各國探險、貿易以至開拓殖民地。該書部分航海日誌所描述的航線涉及臺灣，多與中日之間的航程有關，亦有一份是從澳門至南美洲的。這些曾途經臺灣本島的北端或南端的航線紀錄年代框架涵蓋 1540 年代至 1580 年代，所以亦提供了十六世紀中後期歐洲人描繪和稱呼該島可靠的一手資料。本文首先回顧林氏侯登的生平和得以接觸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秘密檔案的因由，以至成書的背景，簡單地介紹此書 1595 年荷蘭文初版和 1598 年英文譯本的情況；繼而分析一共 7 份航海日誌的先後時序和相關內容，最後在參閱當時的地圖和其他輔助文獻後探討這些海誌與臺灣本島名稱的關係，尤其是「福爾摩沙」這個名字的起源，並提出一些與近年研究推論不同的觀點，提供對此課題有興趣的讀者們參考。

關鍵詞：福爾摩沙／美麗島／臺灣、林氏侯登、《葡萄牙人東方航海紀錄》、亞洲的葡萄牙人、航海日誌、大航海時代

* 本文投稿期間承蒙負責審查之匿名專家學者糾正初稿錯漏及提出寶貴意見，筆者謹致衷心謝忱。

** 旅歐獨立學者，兼任香港大學歷史學系 Affiliate Assistant Professor

來稿日期：2020 年 12 月 11 日；通過刊登：2021 年 3 月 19 日。

- 一、前言
 - 二、林氏侯登和《航海紀錄》
 - 三、海誌的時序和臺灣之稱謂
 - 四、海誌與地圖等輔助文獻的互動
 - 五、結論
-

一、前言

關於臺灣被稱為「福爾摩沙」的由來，傳統的說法是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航海途經青蔥美麗的臺灣本島，以葡文驚嘆其為「福爾摩沙島」(Ilha Formosa, 意指美麗之島)，因而得名。但是，此傳說雖然歷史悠久，中外皆知，卻有不少不一樣的版本，有些附有年份，有些沒有。以下是在近年刊行的書籍裡隨機找到的六個含年份的實例，它們內容略有不同，可以按年份先後被分為三組。

1) 1517年：博得(J.-P. Potet)說「葡萄牙人於1517年發現此島嶼，並因它出眾的美麗而稱其為福爾摩沙島 Ilha Formosa」；¹ 汪榮祖聲稱「1517年，一艘葡萄牙船駛過臺灣海峽，看見這美麗島嶼並在船長日誌裡將之記錄為『福爾摩沙島』」。²

2) 1544年：伊藤潔(劉明修)認為「臺灣被活躍在西太平洋的葡萄牙人『發現』。一切始於在臺灣附近水域航行的水手大喊『Ilha Formosa!』。目前，這項『發現』估計發生於1544年」；³ 林淑珺則說在「西元1544年，有一艘葡萄牙商船，

¹ Jean-Paul G. Potet, *Koxinga of Taiwan* (Raleigh: Lulu Press, 2016, 4th ed.), p. 39. "The Portuguese discovered this island in 1517 and, because of its striking beauty, called it Ilha Formosa." 除非另外注明，本文引用的外文資料由作者自譯，多為意譯而非直譯；也會在腳注裡附上原文，方便讀者參考。

² Young-tsu Wong, *China's Conquest of Taiw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ictory at Full Moon* (Singapore: Springer, 2017), p. 83. "In 1517, a Portuguese ship sailing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sighted the beautiful island recorded as 'Ilha Formosa' in the captain's log."

³ 伊藤潔，《台灣：四百年之歷史と展望》(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頁10-11。「台湾は西太平洋で活躍するポルトガル人によって、『発見』された。それは台湾付近の海域を航行中の船員が……『Ilha Formosa! (イラ・フォルモサ!)』と感嘆の声をあげたことに始まる。現在のところこの『発見』は

在從南中國海經臺灣海峽航往日本途中，船上的水手看到一個草木蒼翠的大島……被這個島的美麗身影所震懾，水手們讚嘆：『Ilha Formosa!』……當時這些水手純情的言詞，被船上的一位荷蘭籍航海官『林士登 (Linschoteen) (原誤)』記載下來而流傳於世」。⁴

3) 1590 年：蘇德 (C. L. Salter) 的看法是「葡萄牙人在 1590 年『發現』了臺灣。他們將此菸葉形的島嶼命名為『Ilha Formosa』或『美麗島』」；⁵ 沙波尼 (J.-P. Charbonnier) 聲稱「當葡萄牙航海者在 1590 年首次看到臺灣時，他們就稱它為福爾摩沙島 (Formosa Insula)」。⁶

上述年代橫跨 1517 年至 1590 年，而明顯不同的講法來自各種中外書籍，這些均非探討臺灣名稱的專著，但它們的作者包括起碼兩位專門研究臺灣史的亞洲學者，顯示人們廣泛接受不同版本的傳統說法。曹永和在 1962 年發表〈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是臺灣學界研究此課題的經典之作，大體上支持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把臺灣稱為福爾摩沙的主流講法。⁷

不過，近年來也有研究者持與傳統說法截然不同的意見。翁佳音曾撰文探討林氏侯登的航海紀錄，指出「國內學者未曾系統介紹這類航海誌」，在文章裡「不厭其煩略述 (林氏侯登書裡) 各章航路大要」，並推論如下：

從上述荷蘭人林氏侯登所收錄的葡、西航海誌中，的確找不到葡萄牙船員驚歎美麗島的資料；從這些文獻中，反而還可結論謂葡萄牙人對臺灣島，大部分稱為小琉球，他們提到福爾摩沙島時，多是模糊地指臺灣本島北鄰之島嶼。直到 1580 年代，西班牙人才更明確將福爾摩沙用來指稱臺灣本島。⁸

……つまり一五四四年のことと推定されている」。

⁴ 林淑珺編著，《吾土吾史：臺灣》(新竹：下課文化出版社，2005)，頁 31。注意林士 (侯) 登原姓應是 Linschoten，而不是 Linschoteen。

⁵ Christopher L. Salter, *Taiwan*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2004), p. 8. "Taiwan...is... 'discovered' by the Portuguese in 1590. They named the tobacco-leaf-shaped island 'Ilha Formosa,' or 'Beautiful Island'."

⁶ Jean-Pierre Charbonnier, M. N. L. Couve de Murville (tr.), *Christians in China: A.D. 600 to 2000*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2007), p. 481. "When Portuguese seafarers first saw Taiwan in 1590, they called it Formosa Insula."

⁷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頁 295-368。此文原刊於《臺北文獻》(臺北) 1 (1962 年 6 月)，頁 1-66。

⁸ 翁佳音，〈福爾摩沙名稱來源：並論 1582 年葡萄牙人在臺船難〉，《翰林社會天地》(臺南) 5 (2006 年

翁佳音和黃驗在 2017 年出版的《解碼臺灣史 1550-1720》亦引用了這些航海紀錄，加入不少當年的歐洲地圖作為佐證，仍然有類似的結論，認為西班牙人「比葡萄牙人更明確地以 *Fermosa* 來指稱臺灣本島」。⁹ 此書聲稱「『葡萄牙人驚嘆美麗之島』歷史敘述的起源，誠屬無中生有，積非成是」，建議多年來用於教育臺灣學子的教科書應該改寫為「1584 年西班牙人船長航經臺灣時，首次在其海誌形容這個島嶼為 *As Ilhas Fermosas*（意為美麗諸島）」。¹⁰ 駱芬美顯然同意這個「修正」觀點，在《被誤解的臺灣史：1553-1860 之史實未必是事實》一書裡說「繼葡萄牙人之後看見臺灣的老外是西班牙人，他們……且是『福爾摩沙』的真正命名者」，引用了翁氏的講法作為支持。¹¹

總而言之，關於「福爾摩沙」的傳說看來仍然沒有一個共識。上述的各種傳統或反傳統說法有些可能只是道聽塗說之言，有些可能各自有一定的根據，這些根據甚至可能是歷史學家尊崇的所謂一手或原始資料。但無論如何，它們明顯不可能全是正確的。重新檢閱林氏侯登的海誌和其他文獻，即使無法得出明確結論，起碼有望縮小共識可能性的範圍。

荷蘭人航海學家、歷史學家和探險家林氏侯登（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1563-1611）是一位十六世紀的傳奇人物。他在 1590 年代以荷蘭文撰寫的三本書一出版後即「洛陽為之紙貴」，十分暢銷，英文、德文、法文和拉丁文譯本亦迅速刊行。作者後來曾謙虛地說自己的著作，尤其是一本記錄航海日誌（英文 *rutter* / *ship log*，葡文 *roteiro*，荷文 *scheepslogt*，下文亦簡稱「海誌」）的專著，「給我們在東印度的航行帶來了一些鼓舞」，¹² 但論者則聲稱它們「加速了葡萄牙的衰落，因此也

10 月)，頁 4-13。

⁹ 翁佳音、黃驗，《解碼臺灣史 1550-1720》（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37。

¹⁰ 翁佳音、黃驗，《解碼臺灣史 1550-1720》，頁 40。

¹¹ 駱芬美，《被誤解的臺灣史：1553-1860 之史實未必是事實》（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19、34，附注 5。附注 5 說衛匡國亦曾在《中國新興圖》裡指出「是西班牙為臺灣命名為『福爾摩沙』」。但筆者愚見是這不應被視為可靠的佐證。《中國新興圖》裡的拉丁文原文是「我認為福爾摩沙的名字是由西班牙人引進的，當時他們在（臺灣）北部海角建造了基隆要塞」（「...Formosae nomen ego ab Hispanis inditum puto, quando in ejus Boreali promontorio...munimentum Kilung exstruxerunt...」）。這是衛匡國的誤解，因為西班牙人遲至 1626 年才在基隆立足，而福爾摩沙這個名稱的誕生則肯定是在十六世紀後期。原文見 Martino Martini and Joan Blaeu,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 Joan Blaeu, 1655), p. 19。

¹² Cornelis Koeman,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Revista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Coimbra) 32 (1985),

削弱了西班牙的影響和利潤」，效果巨大而廣泛，遠超於「一些鼓舞」。¹³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仔細檢查林氏侯登的相關海誌和一些地圖文獻等，重新探討這些資料與臺灣本島名稱的關係。第二節會簡要地敘述林氏侯登的個人歷史，寫書背景，和介紹他幾本著作，尤其是與本文主題直接有關的《葡萄牙人東方航海紀錄》(*Reys-gheschrift van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zers in Orientenn*，以下簡稱《航海紀錄》)。第三節會利用《航海紀錄》裡相關海誌的內部證據和其他歷史資料，探討海誌的先後時序和涉及臺灣的內容。第四節則會研究這些海誌與一些歐洲地圖，明末針路及其他文獻的互動，並討論它們對「福爾摩沙」(葡文音譯，意指美麗。根據十六至十九世紀的幾部權威性字典，*fermosa* 與 *fremosa* 是早期的同意異體字，此字後來才演變為 *formosa*)¹⁴ 這個名稱的歷史之啟發，提出一些有別於部分近期學術研究成果的推論，野人獻曝，供專家學者和普羅大眾思考及討論。

二、林氏侯登和《航海紀錄》

林氏侯登在 1563 年出生於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以西 20 公里的哈倫 (Haarlem) 市。1572 年 12 月，哈倫因支持革命軍與當時統治荷蘭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 (Felipe II) 抗爭而被西班牙軍隊圍城達七個月之久，城破後多

p. 30. "...has brought some encouragement to our voyages' into the East Indies."

¹³ Ivo Kamps, "Colonizing the Colonizer: A Dutchman in Asia Portuguesa," in Ivo Kamps and Jyotsna G. Singh, eds., *Travel Knowledge: European "Discoverie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64. "Inde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Itinerario* hastened the decline of the Portuguese and therefore diminished Spanish influence and profits as well."

¹⁴ 參見 Cardosum 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的拉葡文對照字典及 Vieyra 和 Valdez 十九世紀的英葡文字典：Hieronymū Cardosum, *Dictionarivm latino lvsitanicvm et vice versa lusitanico latinū...*(原書名相當冗長，這裡只取前數行文字) (Conimbricæ: Ioan. Barrerius, 1570), *Dictionarivm Latino lvsitanicum*, p. 197: "Pulchellus, a, um/Pulcher, a, um" = "Cousa *fermosa* (beautiful (thing))"; *Dictionarivm lvsitanico latinū*, p. 59v: "Fremosa cousa" = "Pulcher, a, um/formosus, a, um (beautiful (thing))" (注意前者是 *fermosa*，而後者是 *fremosa*，而此書 1643 年及 1694 年的刊本亦有類似的條目); Antonio Vieyra, J. P. Aillaud, ed., *Dictionary of the Portugu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in two parts, Part I, Portuguese and English, New Edition* (London: F. Wingrave, et al, 1813), n. p.: "Fermôso, or formoso" = "beautiful, handsome"; João Fernandes Valdez, *Portuguese and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Newly Composed from the Best Dictionaries of Both Languages* (Rio de Janeiro; Paris: Livraria Garnier, c1875), p. 419: "Formoso/Formosa" = "handsome."

人被殺戮和搶掠。年輕的林氏侯登大約是在此時與信奉天主教的父母搬去基督新教徒居多的北海小鎮恩克赫伊森（Enkhuizen）居住，開始新生活。¹⁵ 在1576年底時，林氏侯登因為不願「像嬰兒一樣在母親的廚房裡閒著」，¹⁶ 荒廢光陰，決定前往西班牙投靠在塞維亞（Seville）的兩個哥哥。他後來這樣形容自己的動機：

當我年輕在祖國裡閒著時，我往往會專注閱讀史書和歷奇，樂在其中。我發現自己很沉迷於去陌生國度遊歷，尋覓冒險。最終為了滿足自己，我斷然決定離開我的祖國和朋友一段時間，來實現我的願望。¹⁷

林氏侯登於1576年12月6日從特塞爾（Texel）登船啟程，聖誕節當日抵達西班牙的桑盧卡爾（Sanlúcar de Barrameda），繼而前往塞維亞，於翌年1月1日進入該城，找到一個哥哥，但另一個哥哥卻已經去了馬德里（Madrid），為西班牙皇室服務。與哥哥同住後，他開始學習西班牙文。1580年1月，身兼天主教樞機的葡萄牙國王恩里克一世（Henrique I）逝世，遺願由西班牙國王繼位。一向敵視西班牙的葡萄牙人不服，另立新君。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在「恩威並施」後，終於在4月即位，¹⁸ 兼任葡萄牙的菲利普一世（Felipe I），開展了1580年至1640年歷史上所謂的「伊比利亞聯盟（Iberian Union）」時代。大約同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

¹⁵ 可能是此原因，有些書會說他是來自恩克赫伊森，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他在1595年刊行的第一本書的獻詞裡曾自稱「順從的僕人，來自哈倫的林氏侯登」，見 Ian Hvyghen van Linschoten, *Reys-gheschrift van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zers in Orienten, inhoudende de zeevaert, soo van Portugael naer Oost-Indien, als van Oost Indien weder naer Portugael...* (原書名相當冗長，這裡只取前數行文字，以下簡稱 Linschoten, *Reys-gheschrift*) (Amsterdam: Cornelis Claesz, 1595), p. 4. "...onderdanighen Dienaer I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van Haerlem."

¹⁶ Joh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Arthur Coke Burnell and P. A. Tiele, eds., *The Voyage of Joh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 From the Ol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1598* (以下簡稱 Linschoten, *Voyage*)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885), vol. 1, p. xxiv. 林氏侯登於1584年從印度寫給他父母的信：“There is no time more wasted than when a young fellow hangs about his mother’s kitchen like a baby, neither knowing what poverty is, nor luxury, nor what is found in the world, an ignorance which is often the cause of his ruin.”

¹⁷ John Hvyghen van Linschoten, *His Discours of Voyages unto y Easte & West Indies: Divided into Foure Bookes* (以下簡稱 Linschoten, *Discours*) (London: Iohn Wolfe, 1598), p. 1. “Being young, and living idelye in my native Countrie, sometimes applying my selfe to the reading of Histories, and Strange adventures, wherein I tooke no small delight, I found my minde so much addicted to see & travaile into Strange Countries, thereby to seeke some adventure, that in the end to satisfie my selfe I determined, and was fully resolved, for a time to leave my Native Countrie, and my friendes...to accomplish my desire.”

¹⁸ Linschoten, *Discours*, p. 2. “...partly by force, partly by mony, hee brought the Countrie under his subjection.”

萄牙剛好有大瘟疫流行，林氏侯登和哥哥兩人都曾染病。該年 9 月，林氏侯登陪同一位荷蘭商人前往葡萄牙，20 日抵達首都里斯本 (Lisboa)，在當地工作。

1583 年初，菲利普一世委任方塞卡 (João Vicente da Fonseca) 前往果阿 (Goa) 擔任葡屬印度的大主教。為了能去印度，林氏侯登透過他在皇室工作的哥哥「千方百計地爭取被他 (大主教) 雇用」，¹⁹ 而他哥哥亦在該船隊謀得職位，兩人同乘一船，在 4 月從里斯本出發。他們繞過非洲的好望角，途經多地，獵奇歷險，在 9 月 21 日，亦即「離我們從里斯本河出發的時間只有五個月又十三天」時，抵達果阿 (據他說「這是在那之前和之後的許多年中，最快 [和最短] 的航程之一」)，²⁰ 可見當年從歐洲前往印度實在不容易。9 月 30 日，大主教被印度總督等人迎進果阿的大教堂，主持了一系列莊嚴的宗教儀式後，他們才進駐大主教府，開始在印度的生活。他的哥哥在 1584 年 2 月隨船隊回了葡萄牙，他卻在果阿住了足足 5 年。

葡屬印度的大主教當時掌管分別駐印度科欽 (Cochin)，馬六甲和中國澳門的主教，權力很大。²¹ 在果阿時林氏侯登一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同時利用在大主教府任職秘書的方便抄寫和收集了大量的葡萄牙航海資料，包括很多敏感的秘件。在果阿，他認識了來自恩克赫伊森和在東方待過二十多年的賀立遜 (Dirrick Gerritszoon/Dericke Geritson/Dirck Gerritz Pomp 等)。²² 賀立遜起碼兩次在葡萄牙往返中國與日本的商船上當砲手，熟悉那一帶的海域，甚至被人冠上「中國」(China) 的外號。在 1584 年給父母的信裡，林氏侯登曾說「我很希望能去中國和日本」，賀立遜亦「力邀我同行」，²³ 但他覺得自己缺乏資本，無法在來回旅程賺得利潤，才決定放棄，錯失了去東亞的機會。1587 年 1 月，大主教方塞卡啟程回葡萄牙向國王述職，林氏侯登則留在果阿打理事務。但 1588 年 9 月林氏侯登

¹⁹ Linschoten, *Discours*, p. 3. "I...used all meanes I could to get into his service, and with him to travaile the voiage which I so much desired."

²⁰ Linschoten, *Voyage*, p. 40. "...being five monthes and 13. Dayes after our putting forth of the River Lisbone...which was one of the speediest [and shortest] voyages that in many yeares before and since that time was ever performed...." 注意此段原文取自 1885 年重刊的英譯本。正如此譯本的編輯指出，荷蘭原文並無[和最短]這幾個不太合邏輯的字，它們是 1598 年原譯者畫蛇添足加上去的。

²¹ Linschoten, *Voyage*, vol. 1, p. 84.

²² 賀立遜原名在不同文獻裡不完全相同，前兩者分別為林氏侯登《葡萄牙人東方航海紀錄》荷蘭文原版與英譯初版裡的拼法。

²³ Linschoten, *Voyage*, vol. 1, p. xxvi.

收到消息，說大主教方塞卡在離開里斯本前往印度時不幸逝世，於是林氏侯登決定返回歐洲。1587年初至1588年底兩年間大主教不在果阿，林氏侯登的工作比較輕鬆，相信應該是他收集和抄寫資料的黃金時期。

林氏侯登在1589年1月與賀立遜同船離開果阿前往科欽，踏上回歐之旅，從賀立遜取得不少寶貴的中日航海資料。途中他又與在里斯本已認識的荷蘭人阿夫惠申（Gerrit van Afhuysen）重逢，阿夫惠申曾在馬六甲逗留十四個月。林氏侯登當然抓緊機會一併向他請教，「收集有關該東部貿易中心及周邊國家和島嶼的大量信息」。²⁴ 在回歐途中，他去過不少地方，留下詳細的紀錄和精彩的繪畫。由於遇到船難，他和阿夫惠申曾在亞速爾（Azores）群島住了兩年，對當地的情況有很多描述，1591年底才離開該島重返歐洲大陸。林氏侯登在1592年1月抵達里斯本，於同年9月終於回到荷蘭闊別了十三年的家鄉。

回國後，林氏侯登所累積的東方航海及地理資料受到有識之士的賞識，他們鼓勵和資助他將之刊行，以便國人加以利用。雖然林氏侯登表面上看來是個親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而荷蘭政府當時則「由堅定的新教徒和反西班牙勢力控制」，²⁵ 政府考慮國家利益，亦順利批出相關的出版許可證。十九世紀荷蘭學者雍格（J. K. J. de Jonge）聲稱「儘管他的旅行文獻要在大約三年後才出版，但根據各種報導，林氏侯登曾在之前向（一些國人）提供口頭資訊」，促成他們的航海計畫。²⁶ 所以，他「回家後不到四年，第一批荷蘭人就利用船上林氏侯登關於葡萄牙東印度群島的手寫描述……在爪哇島外拋錨」，²⁷ 成功航行到東印度，開創荷蘭人在亞洲的事業。他自己也有參與其他的航海計畫，曾在1594年及1595年兩度從特

²⁴ Linschoten, *Voyage*, vol. 1, p. xxviii.

²⁵ Ivo Kamps, "Colonizing the Colonizer: A Dutchman in Asia Portuguesa," p. 164. "...the States General, an assembly that was controlled by staunchly Protestant, anti-Spanish forces and dominated by the political engineer of Dutch independence."

²⁶ J. K. J. de Jonge, *De Opkomst van het Nederlandsch Gezag in Oost-Indie (1595-1610)* ('s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862), eerste deel, p. 94. "...hoewel eerst ongeveer een dertial jaren later, zijn reisgeschrift werd uitgegeven, heeft Linschoten, blijkens verschillende berigten, vooraf vele mondelinge inlichtingen aan Maelson, Paludanus en anderen gegeven."

²⁷ J. K. J. de Jonge, *De Opkomst van het Nederlandsch Gezag in Oost-Indie (1595-1610)*, tweede deel, p. 184. "Naauwelijks vier jaren na zijne terugkomst wierpen de eerste Nederlanders, met het handschrift van de beschrijving van Portugal's Indie door Linschoten vervaardigd aan boord, het anker op de reë van Bantam, voor het eiland Java."

塞爾乘船出發，嘗試從東北方經北冰洋繞去印度和中國，開發嶄新的貿易航線，可惜均無功而回。林氏侯登在 1595 年結婚，算是遲婚，娶了來自他居住的小鎮裡的一個當時已「懷胎四月」的女人，是她的第二任丈夫。²⁸

林氏侯登從 1595 年至 1597 年連續出版了 3 本與航海和地理有關的書籍，然後在 1601 年再刊行了另一本同類的書，這些刊物導致荷蘭以至歐洲的航海，探險和貿易起了重大甚至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本節下文會再談及有關的刊物。林氏侯登於 1611 年 2 月 8 日在恩克赫伊森逝世，當時才 48 歲，可以說是英年早逝。

如何評價一個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用什麼價值觀和世界觀等來看他。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林氏侯登是一個對基督新教荷蘭貢獻很大的愛國者，也有人會認為他是一個背叛天主教葡萄牙和西班牙對他信任的洩密者，或許更有人會認為他是一個歐洲帝國主義在亞洲持續擴張的幫凶。荷蘭學者戈拉 (A. J. A. Gerlach) 承認林氏侯登、賀立遜等荷蘭人的確是「印度洋重要的航海和貿易秘密不再不為人知」的催化劑，但亦指出西班牙人 (和葡萄牙人) 在自私和貪婪心態的推動下，曾在船隊裡雇用荷蘭等國的人，更不惜「將捕獲的荷蘭船隻用於自己的貿易，並向船長展示應遵循的路線」。²⁹ 正如甘普什 (Ivo Kamps) 所說：

林氏侯登……很難被以官方意識形態或民族主義議程簡化。雖生為荷蘭人，林氏侯登卻受到一系列的論述和意識形態干擾，這些都超出了「十六世紀末荷蘭人」這種狹隘認知。如此一來，實際效果是林氏侯登本人在自己的故事裡始終扮演著「他者」或「局外人」的角色，既不屬於荷蘭人，也不屬於

²⁸ 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418. "...when Reynu Meynertsdr. Seymens of Ekhuizen sat for her wedding portrait in 1595, she was already four months pregnant by her intended second husband, the explorer-mariner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²⁹ A. J. A Gerlach, *Nederlandsch Oost-Indië* ('s-Gravenhage: J. IJkema, 1874), p. 35. "Aan vele Nederlanders, zooals van Linschoten, Gerrit Dirksz. bijgenaamd China, de gebroeders Houtman uit Gouda en anderen, waren de geheimen nopens de groote vaart en den handel op Indië niet onbekend gebleven. Spanje, door eigenbelang en winzucht gedreven, was zelfs onstaatkundig genoeg geweest om de in beslag genomen Nederlandsche schepen voor zijn eigen handel te bezigen en den schippers als 't ware den weg te wijzen, dien zij te volgen hadden." 原文只提西班牙人在這方面的責任，但當時葡萄牙由西班牙統治，而大部分在東印度操作的其實都是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而且由於他顯然不認同印度的（歐洲）居民，因此他在熟悉的二元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動態之外亦佔據了一個主體位置。³⁰

這應該是一個比較有深度和持平的評價。

接下來本文會介紹林氏侯登的幾本書籍。林氏侯登在 1595 年出版《航海紀錄》，公開了他所抄寫的大量葡萄牙人和少數西班牙人的航海日誌。此書有六十七章及一些附錄，是本文主要的參考資料。翌年他刊行了《林氏侯登遠航葡屬東印度遊記》（*Iti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ert van 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naer Oost ofte Portugaels Indien...*，以下簡稱《東印度遊記》），³¹ 共九十九章，詳細生動地描述他在東印度各地航海和探險的經歷及搜集的資料。但由於作者不曾到過中國或日本，書內關於這些地方的論述都只是一些間接的資訊。1597 年林氏侯登出版了第三本書，即《幾內亞、剛果、安哥拉整個海岸以及巴西聖奧古斯都角的描述》（*Beschryvinghe van de gantsche custe van Guinea, Manicongo, Angola ende tegen over de Cabo de S. Augustijn in Brasilien...*），與本文課題無關，下面不會再提及。1601 年，他再刊行一部有關北冰洋航海歷險的書，與本文亦無關，在此略過不談。

林氏侯登在 1595 年至 1597 年相繼出版的三本書各自有不同的書名，但 1598 年刊行的英譯初版本卻把幾本書分四卷編成一大本，書名改為《林氏侯登之東西印度航海記》（*His 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East & West Indies*，以下簡稱英譯初版），其中《東印度遊記》成為卷一，而《航海紀錄》則是卷三。³² 大概是這個原因，後來的中外研究者有時會張冠李戴，把相關的荷蘭文原版書名搞錯，最常見的誤

³⁰ Ivo Kamps, "Colonizing the Colonizer: A Dutchman in Asia Portuguesa," pp. 164-165. 這段話比較不容易譯為中文，原文如下："van Linschoten... is not easily reducible to an official ideology or nationalist agenda. Though Dutch by birth, van Linschoten was interpellated... by a set of discourses and ideologies that exceed any narrow sense of late sixteenth century Dutchness. The practical consequence of this is that van Linschoten himself always functions as 'other' or 'outsider' in his own narrative, as belonging neither to the Dutch nor the Spanish, nor the Portuguese. And since he obviously did not identify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India, he occupies a subject position outside the familiar, binary colonizer/colonized dynamic."

³¹ 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Iti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ert van 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naer Oost ofte Portugaels Indien...* (原書名相當冗長，這裡只取前數行文字，以下簡稱 Linschoten, *Itinerario*) (Amsterdam: Cornelis Claesz, 1596).

³² 卷二是上一段提及的 *Beschryvinghe*，卷四是關於西班牙各地的稅收等財務資料，相當簡短，也與本文無關。

解是把 *Itinerario* 亦即《東印度遊記》當成是三本書的的荷蘭文統一名稱。不過，讀者只要小心觀察，就會發覺其實 1595 年刊行的《航海紀錄》封面頁上方印上的書名是 *Reys-gheschrift van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zers in Orientenn*，第一個字明顯是 *Reys-gheschrift*，並非 *Itinerario*。

林氏侯登在抄寫航海原始資料和記錄葡屬東印度的所見所聞時相當細心專業，曾被後來的荷蘭學者稱頌為「我們精確的同胞」。³³ 有論者認為林氏侯登的「寫作風格簡單明瞭，但他有一個奇怪的技巧，就是大量使用同義詞，特別是如果他可以引入羅曼語裡的荷蘭語同義詞的話」。³⁴ 這個做法表面看來是有些累贅，但文字作為表達工具畢竟並非十全十美，而且抄錄的海誌原文亦並非荷蘭文，同義詞可以減少讀者誤解的機會，其實是有一定好處的。本文會專注討論《航海紀錄》的內容，即英譯初版本的第三卷；但前文關於他離開荷蘭前往西班牙、葡萄牙和印度的個人經歷則不少是採自《東印度遊記》，亦即英譯初版本的第一卷。

我們不能確定英譯初版本的譯者為何人，只知道出版者為 John Wolfe，但初版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封面均有「現由 W. P. 從荷蘭文譯成英文」一行小字，所以學者推論譯者可能是當時曾譯過其他作品的 William Phillip。1885 年根據英譯初版重刊的英譯本把書名改成《林氏侯登之東印度航海記》(*The Voyage of Joh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以下簡稱英譯重刊)。此書編輯認為原來的英譯本有些錯漏，不太精準，更說譯者「多次引進了多餘的單詞」。³⁵ 但英譯重刊只包含英譯初版第一卷，並沒有我們最需要的第三卷。本文多會引用英譯初版，有疑問時也會參考英譯重刊以至原文初版以確認作者原意。注意其他語言的譯本有時也會有不同的書名和對幾本書的取捨及編輯有不同的處理，³⁶ 但這裡會略過它們的詳情，因為本文不會參考這些版本。

如上所述，1595 年出版的《航海紀錄》和 1598 年刊行的英譯初版第三卷的有關部分是本文探討的重要對象。關於此書內容，《航海紀錄》有一段頗冗長的解

³³ J. K. J. de Jonge, *De Opkomst van het Nederlandsch Gezag in Oost-Indie (1595-1610)*, tweede deel, p. 75. "Onze naauwkeurige landgenoot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³⁴ Linschoten, *Voyage*, vol. 1, pp. xl-xli.

³⁵ Linschoten, *Voyage*, vol. 1, p. xli. "...he repeatedly introduces words that are not required...."

³⁶ 譬如 1638 年的法文版就和荷蘭文初版看齊，把《航海紀錄》獨立成書刊行，與英譯初版的做法明顯不同。

說如下：

葡萄牙人往東印度的導航，包括航海到東印度，及從東印度回航至葡萄牙，也從葡屬印度到馬六甲、中國、日本、爪哇和巽他群島的往返旅程，從中國到西（班牙）屬（東）印度群島，再從那裡回到中國，以及（南美洲）巴西的所有沿海地區及其港口；也含位於其前的西屬（西）印度群島，被稱呼為安的列斯的土地以及群島，和（非洲加蓬）洛佩斯角到衣索匹亞海岸的安哥拉（各航程）的描述……。³⁷

換句話說，這本書裡大部分章節都是各地往來的航海紀錄，而且它們的覆蓋面十分廣泛，包含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大航海帝國的大部分海外屬地。第二章是葡萄牙十五世紀著名航海家和探險家阿方索（Diogo Afonso）從里斯本前往東印度的航海紀錄，此章至第十四章記錄的主要是非洲與印度之間的航程，第十五章開始涉及往返馬六甲的旅程，第二十章起開始有去中國澳門、爪哇和巽他群島、廣州、寧波的紀錄。第三十一章至第三十六章講的是從中國去日本的旅程，本文下一節會比較詳細地討論。第三十七章至第四十二章是日本群島之間和從日本回程中國的航海紀錄，第四十三章至第四十九章論述的是在中國各海岸和往日本各航程需要注意的天氣、海流、季節、浪潮等的考慮。第五十章至第六十六章均與南美有關，其中涉及本文課題的是談澳門至「新西班牙」的第五十四章，下一節也會分析。³⁸ 第六十七章亦是此書最後一章是非洲加蓬洛佩斯角到埃塞俄比亞海岸安哥拉的航海紀錄。接著《航海紀錄》還列出主要港口、河流、地點、島嶼等的名稱和緯度的匯總。總而言之，與本文探討的問題相關的主要是第三十一章至

³⁷ Linschoten, *Discours*, p. 307. "The Nauigation of the Portingales into the East Indies, containing their trauels by Sea, into East India, and from the East Indies into Portingall, alfo from the Portingall Indies to Malacca, China, Iapon, the Ilands of Iava and Sunda, both to and fro, and from China to the Spanish Indies, and from thence backe againe to China, as also of all the coast of Brasilia and the Hauens thereof.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Firme land, and the Ilands of the Spanifh Indies lying before it, called Antillas together with the Nauigation of Cabo de Lope Gonsalues, to Angola in the coast of Ethiopia." 其實同樣文字也出現於封面，屬冗長書名的一部分。蘇門答臘是巽他群島最大的島嶼，原文沒有注明西屬東、西印度群島之別，但考慮上文下理，第一次提及的應該是包括菲律賓的西屬東印度，而第二次提及者則明顯是又稱為安的列斯的西屬西印度。

³⁸ 注意第五十章講述的也是澳門至「新西班牙」的航程，但此章比較簡短，有介紹日本，但並沒有提及臺灣。見 Linschoten, *Discours*, pp. 408-409.

第三十六章和第五十四章，下一節會重點討論這幾章的航海紀錄。

三、海誌的時序和臺灣之稱謂

葡萄牙航海日誌是重要的一手航海紀錄，是大航海時代操舟者賴以在汪洋大海前往世界各地的必備工具，曾被古施達 (Abel Fontoura da Costa) 譽為「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的國寶」。³⁹ 正如莫拉 (Carlos Francisco Moura) 所說：「航海日誌通常會是在首航或前幾次航程時撰寫並會維持一段長的時間，而且葡萄牙人要到已告別該熟悉路線時，才會編寫新的航海日誌」。⁴⁰ 這些文獻早期的流傳主要是依靠口述手抄，多數沒有標明原來的記錄日期，亦可能有部分是後來者加上的附屬資訊。而且，一旦海誌完成，後來者只須按日誌操舟，除非航線有變，不會每次重新記錄。所以，雖然兩地之間原有的海誌在初次記錄以後可能會有一些細微的改進或增刪，全新的海誌通常會隔一段或長或短的年代才出現，多數不會是每年都有的文獻。鄭維中聲稱遲至 1620 年代初，雖然荷蘭人已經開始更新部分航海資料，荷蘭著名航海家邦德寇 (Willem Ijsbrantzoon Bontekoe) 仍然依賴林氏侯登的一些海誌。⁴¹ 這種現象與中國明、清兩代的羅經針簿或針路相似，因為它們與葡萄牙海誌均是中外航海者從實踐經驗裡開發出的應用產品，有效期可以相當長。而且，由於當年洋人經常利用中式船隻和華人導航，針路與海誌肯定有不少互相影響和互補不足的情況，可以說是一種中西文化交流後產生的混合體。

《航海紀錄》相當詳細的第三十章講的是從廣州附近沿中國海岸經澳門等地北上廈門、泉州、寧波和南京等地的資料，是瞭解當時葡萄牙人在沿海省份往來航線的重要文獻。第三十一章至第三十六章則是從中國沿海前往日本群島的幾條路線的

³⁹ Abel Fontoura da Costa, *A Marinharia dos Descobrimentos*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39, 2nd ed.), p. 407. “A literatura roteirista portuguesa constitui um monumento nacional, que nação alguma possui.”

⁴⁰ Carlos Francisco Moura, “Os Roteiros do Japão do Códice Cadaval,” *Studia* (Lisboa) 34 (Junho 1972), p. 169, “...os roteiros eram em geral escritos na primeira ou primeiras viagens e se mantinham por muito tempo, e não seria por essa época, em que os portugueses estavam já despedindo dessa rota bastante conhecida que se iria escrever um novo roteiro.”

⁴¹ Wei-chung Cheng, “Sailing from the China Coast to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Dutch Sailing Pattern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aris) 101 (2015), p. 289.

海誌，直接與本文主題有關，本節會逐一討論，首先按每份紀錄的內部證據和當時的中日貿易資訊探討其撰寫年代，然後會檢驗該紀錄對臺灣本島的描述和稱謂。

在討論第一份海誌前我們需要一些葡人在華發展的背景。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早期的歷史經常籠罩在謎團之中，外文資料裡的地名之中文名稱亦往往眾說紛紜，令人無所適從。這些問題並非本文探討的範圍，在此只會依賴一些比較可靠的原始資料或經典研究把主要的里程碑之可能年份略略描述，不會引用近年來出現的大量學術論文。歐維士(Jorge Álvares)於1513年從馬六甲航行至廣州附近，曾在一海島停留，可能是屯門澳(Tamão)，使其成為「首位代表葡萄牙國王登陸中華土地者」。⁴² 根據被譽為葡萄牙人的李維(Titus Livius)之歷史家巴羅斯(João de Barros)的紀錄，1522年，康丁何(Martim Afonso de Melo Coutinho)原欲於屯門澳「建造堡壘以確保和平」，⁴³ 但與明朝軍方發生衝突，引發了西草灣之戰，最終導致四十多個葡萄牙人被捕和被處決的慘劇。

西草灣衝突以後，一些葡萄牙人遷往福建的Chincheo發展業務。正如博克塞(C. R. Boxer)所說：當年的「Chincheo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而言有多種意義」，⁴⁴ 歐洲人在16-17世紀的文獻裡曾用此詞指廈門、泉州、漳州等，下文亦不會把Chincheo或Chinchon明確譯為其中一個福建城市。「最遲於1530年」，有部分人沿岸北上，在寧波出海處的一些無人小島上建立基地，將之泛稱為寧波諸島(Ilhas de Liampo)，⁴⁵ 開始與浙江貿易。與此同時，其他葡萄牙人則仍留在廣東，在澳

⁴² Luis Keil, *Jorge Álvares: O Primeiro Português que foi à China (1513)* (Lisboa: Tip. Beleza, 1933), pp. 8-9. “(Álvares) fôra o primeiro homem que puzera “marquo” em nome do Rei de Portugal em terra da China.”

⁴³ João de Barros, Hernani Cidade, ed., *Ásia de João Barros, Dos feito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os mares e terras do Oriente: Teiceira década*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45) (此書初版在1563年刊行，上述是近年的修訂版), p. 426. “...Coutinho foi a China pera fazer ua fortalieza e assentar paz.”

⁴⁴ C. R. Boxer, ed.,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Fr. Martin de Rada, O.E.S.A. (1550-157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pp. 313-326. p. 313: “A. Kammerer claims that the Portuguese invariably identified ‘Chincheo’ with Ch’üan-chou, whereas J. M. Braga affirms with equal conviction that the Portuguese cartographers distinguished between ‘Chincheo’ and ‘Zaiton’ as early as 1529 to mean Chang-chou and Ch’üan-chou respectively. It is the object of this article to show that such categorical claims are untenable, and that, in fact, ‘Chincheo’ had a wide range of meanings to both Portuguese and Spaniards, although it was most often used to denote the Bay of Amoy and its hinterland.”

⁴⁵ Albert Kammerer, *La De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rotugais au XVI^{ème} siecle et la cartographie des portulans* (Leiden: Brill, 1944), p. 71.

門／阿媽澳 (Macao/Macan/Macon/Aamao 等) 附近的島嶼停留。明朝以市舶司管外貿關稅，《明史》說於「嘉靖十四年〔按：1535〕，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鏡〔按：澳門〕，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按：葡萄牙人〕遂得混入」。⁴⁶ 大約在 1542 年，一些葡萄牙人佔據澳門以西的浪白滯／澳 (Lampacao/Lampaecon 等)，1554 年在該島聚有五、六百個人。⁴⁷ 有說大約在 1550 年有些人在上川島 (Ilha de Sanchoan) 經營，亦有說上川島比浪白滯更早成為葡人聚居地之一。⁴⁸ 但無論如何，當葡萄牙人於 1557 年開始在澳門建立永久基地後，它就代替了前兩者。第三十章有提及好幾個廣州附近海岸的島嶼，聲稱其中上川島「離海最近」，而「從此島至浪白滯距離 11 哩，至澳門港 18 哩」，⁴⁹ 講的就是從馬六甲出發，過海南島後由西南朝東北的航線上所看見的三個廣東沿海的基地的先後次序。換句話說，到了 1540 年代初期，葡萄牙人基本上在廣東，福建和浙江都有一些貿易據點，從這些據點來回馬六甲、印度等地，與中國沿海三省互通有無。

葡萄牙人大約在 1542 年或 1543 年「發現」日本，開展當地的貿易。高爾旺 (António Galvão) 在 1563 年的史書裡聲稱「【1】542 年原在暹羅國葡萄牙船上服役的三個葡人乘中式帆船逃往中國」，意欲前往寧波經商，但「在大風暴下卻遠離陸地，經過若干天後，終於看見島嶼，其名為日本」，並進行了交易。⁵⁰ 按此說法，1542 年是歐洲與日本貿易的肇始。日本文獻並無相關紀錄，但以漢文撰寫，在十七世紀初期刊行的近原始文獻〈鐵炮記〉有記載於天文 12 年 8 月 25 日 (1543

⁴⁶ 張廷玉等撰，《明史》，332 卷，目錄 4 卷 (乾隆 4 年 [1739] 武英殿版) (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卷 325，〈列傳第二百十三 外國六〉，葉 22。原文無標點符號。

⁴⁷ T'ien-Tsê Chang,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Leiden: E. J. Brill, 1933), pp. 87-88.

⁴⁸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 91.

⁴⁹ Linschoten, *Discours*, p. 361. "...this Iland Sanchoan...is the first & furthest to the sea ward...and from this Iland to Lampcaon, are 11. miles, and in the hauen of Macau eighteene myles..."

⁵⁰ António Galvão, *Tratado que compôs o nobre & notauel capitão Antonio Galvão...* (原書名相當冗長，這裡只取前數行文字) (Lisbon: Joam de Barreira, (1563)), pp. 75r-76v. "No anno de 542 achandose Diogo de Freytas no Reyno de Syam...a capitam de hu navio...lhe fogiram tres Portugueses ses em hu junco q hia pera a China, chamause Antonio da mota, Francisco meimoto, & Antonio pexoto. Hindo se caminho pa tomar porto na cidade de Liampo ...lhe deu tal tormenta aa popa, q os apartou da terra, & em poucos dias ao Leuâte viram hua ylha...a q chamam os Iapoes...". 注意原文體例不寫四位數字年份的第一個數字，所以 542 年等於 1542 年。

年9月23日)有一帆船抵達九州南部的種子島(Tanegashima),「船客百餘人,其形不類,其語不通」,而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稱其乃「西南蠻種之賈胡也」,證實葡萄牙人起碼在1543年已前往日本經商。⁵¹接著,1540年代陸續有葡萄牙人從寧波、泉州、廣州和馬六甲等地前往日本貿易,而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等人則在1549年抵達,開始耶穌會的宣教事業。⁵²

第三十一章是葡萄牙人乘中式海船(Soma)⁵³從寧波附近雙嶼港(Eylandt Syongicam)出發前往日本的海誌。博克塞聲稱原始資料顯示十七世紀初期葡萄牙和日本貿易頻繁時,澳門「每年平均有六十至七十艘大型海船(Soma)前往日本」。⁵⁴對當年的航海者來說,由於月亮圓缺對海水潮漲潮退的影響特別大,陰曆可以說比陽曆更加有用。此航海日誌沒有標明年份,但起首關鍵的一句「6月30日(星期三)是新月的第三天」⁵⁵卻容許我們確認它的年份為1546年,因為在1520年至1590年此廣闊的範圍裡只有1546年的6月30日是星期三兼而是中國陰曆的6月3日,亦即明世宗嘉靖25年(歲次丙午)6月3日。⁵⁶由於寧波的緯度比較北(約為29.87°),從該地前往日本只須往東及東北方向航行,雖是中日航線,卻不經臺灣或沖繩。該海誌只提及琉球島一次,聲稱在航程時曾目睹因「風開始向南及西南方向吹來……水流沖向琉球島」的現象。⁵⁷

第三十二章是由浪白濶前往日本的海誌。它沒有日期,但正如博克塞所說,

⁵¹ 南浦,《南浦文集》,卷上,〈鐵炮記〉(慶長11年[1606]原刊,寬永2年[1625]重刊)(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葉五、七。當時葡人引起日人注意,主要是因為他們帶備了「其發也,如制電之光,其鳴也,如驚雷之轟」的「鐵炮」,亦即西式火槍。原文無標點符號。

⁵² Ikuo Higashibaba,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 Kirishitan Belief & Practice* (Leiden; Boston: Brill, 2001), pp. 4-8.

⁵³ 葡萄牙人稱呼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常見出海用之中式帆船為 Soma 或 Sama。見 Humberto Leitão, *Dicionário da Linguagem de Marinha Antiga e Actual* (Lisboa: Edições Cultura da Marinha, 1990), pp. 473, 488.

⁵⁴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63), p. 117. 一份1629年的手稿聲稱: "...the Senate of Macao stated that an average of sixty or seventy large sea-going junks (somas) visited Japan yearly at this time."

⁵⁵ Linschoten, *Discours*, p. 373. "On Wednesday the thirty of lune being the third day of the new moone, in the morning we set sayle out of the northeast chanell of the Island Siongicam...."

⁵⁶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兩千年中西曆轉換」,下載日期:2020年10月8日,網址: <https://sinocal.sinica.edu.tw/>。

⁵⁷ Linschoten, *Discours*, p. 374. "...the wind began to blow somewhat full South Southwest, and because it was signified vnto me that the streames in that countrey ranne towards the Island of Lequeo...."

浪白滯是葡萄牙人早期的聚居地，澳門建立後已被取締。⁵⁸ 還有，海誌後段介紹幾個日本港口，包括平戶 (Hirado)。蘇含瑪 (Georg Schurhammer) 根據日本研究有「天文 19 年 (1550) 目睹葡萄牙人在平戶港口經商」之語，認為葡人於該年首次到訪平戶。⁵⁹ 菅沼貞風則聲稱「平戶港開放歐洲貿易，始於奈良天皇天文 18 年」，⁶⁰ 即 1549 年。所以這應該是一份 1549 年至 1550 年的紀錄，最遲應該是 1550 年左右。

此航程由廣東海岸朝北和東北方向行駛，首先經過福建港口，接著朝東北方向跨過臺灣海峽，在臺灣本島北端調整方向朝東北偏東方向沿琉球群島西岸前往日本。日誌有關部分如此說：

……在此路線上你會看見小琉球島 (Island of Lequeo Pequeno/Eylandt van Lequeo pequeno)，此小琉球位於緯度 25 度下，它是一個非常高而長的島，距離中國海岸約 18 荷哩 (mylen)。⁶¹

海誌全文共四次提及小琉球 Lequeo Pequeno，沒有提及福爾摩沙 Formosa/Fermosa。換句話說，這份早期的海誌只把位於緯度 25 度的臺灣島北端稱為小琉球島，沿用明朝華人常用的名稱，顯示遲至 1550 年，葡萄牙人仍未採用福爾摩沙島的稱謂。十六、十七世紀西洋文獻裡的長度數據在不同國家、不同年代甚至不同地理位置有不同的定義，亦不太穩定，換算十分複雜。簡單地說，如果接受「十七世紀中期左右，一荷哩大約是 7,157 米」至「7,408 米」的估計，⁶² 那 18 荷哩

⁵⁸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128.

⁵⁹ Georg Schurhammer, "1543-1943 - Descobrimento do Japão pelos Portugueses no Ano de 1543," *Academia Portuguesa da História: Anais* (Lisboa) II série I(1946), p. 114, "No. Ano 19 Tembutun [1550], vieram os portugueses ao porto de Hirado para comerciarem." 此文亦引用了菅沼貞風的書 (見下注)。

⁶⁰ 菅沼貞風，《大日本商業史》(東京：八尾新助書店，1902 年第 3 版)，〈附錄：平戶貿易志〉，頁 2。「抑て平戶港に歐洲の貿易開けしは、後奈良天皇の御代天文十八年に始まん、明正天皇の御代寛永十七年に終る、其間九十二年に涉ん…」。

⁶¹ Linschoten, *Discours*, p. 381. "...in which course, you shall see the Island of Lequeo Pequeno, that little Lequeo lying under five and twenty degrees, it is a very high and long island, about eighteen miles distant from the coast of China;" Linschoten, *Reys-gheschrift*, p. 77. "...op welke cours sult homen te sien het Eylandt van Lequeo pequeno, dat is/cleijn Lequeo, gheleghen op de hooghte van 25. graden/is een seer hooghe ende lanchwerpent Eylandt/liggende verscheyden vande Custe van Chyna ontrent 18. mylen weehgs..." 葡文 'pequeno' 意指「小」。

⁶² Bruno E. J. S. Werz, "Searching for Haarlem (1647 CE): A Ship that Made History," *Current Science* (Bangaluru) 117: 10 (Nov. 25, 2019), pp. 1680-1681. 該文作者分別使用了兩個荷哩公米對換數據以測

(mylen/mijlen/Dutch miles) 大約是 130 公里至 133 公里，接近臺灣海峽最短的實際距離，算是合理。當然，如果假設林氏侯登只是把葡文檔案裡的葡萄牙海里格 (léguas marítimas portuguesas/Portuguese sea leagues) 直接翻譯為荷哩而沒有做任何數字的調整，長度則可能只有 107 公里。⁶³ 無論如何，在緯度 25 度左右而離開中國海岸一百多公里的大島嶼應該就是臺灣島北端，小琉球在此不會是指另外的地方。

第三十三章是一份葡萄牙人從廣東乘坐中式帆船前往日本的海誌。和第三十一章類似，它無標明年份，但起首有「6 月 19 日是禮拜六」一句話，並說航程從一個「位於澳門出海口西邊」而被稱為「他人島 (A Ilha das Outeas)」的地方出發。⁶⁴ 此島的名稱只在該書出現過一次，很可能是葡萄牙人自創的名字。⁶⁵ 由於出發地點並非澳門，它應也是 1540 年代至 1557 年的海誌，而根據「6 月 19 日是禮拜六」這個日期，在合理的範圍裡可能的年份只有三個，即 1540 年、1546 年和 1557 年。⁶⁶ 葡人的日本航線 1542-1543 年才開發，1540 年顯然太早，而 1557 年則太遲，因為澳門基地已經成立，所以海誌的時間應該是 1546 年 6 月 19 日，禮拜六，或明世宗嘉靖 25 年 (歲次丙午) 5 月 22 日，亦即與前述第三十一章寧波出發的海誌同年。由於航程比較遠，從廣東出發比從浙江出發早了大約十天，顯然也相當合理。此日誌關於臺灣附近的描繪如下：

從那裡開始，我們再也看不到中國的海岸，在往東北的那段路程，我們看到小琉球島……這個小琉球島從東北向西南伸延……是一個非常高的島，

量船難位置如下：“...around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the Dutch mile was approximately 7157 m,” “...a standard of 7408 m for 1 Dutch mile was maintained for another construction.”

⁶³ 假定一葡萄牙海里格等於 5920m (見 Abel Fontoura da Costa, *A Marinharia Dos Descobrimentos*, p. 216)。

⁶⁴ Linschoten, *Discours*, p. 385. “The ninetéenth of Iune béeing Saturday, we departed from the Island called A Ilha das Outeas, (lying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issue or chanel of Macau) running outward to sea” “Outeas” 一字應為“outras”的古字或訛寫。

⁶⁵ 這其實並不奇怪，因為雖然葡萄牙人有時會使用與中文名稱發音相近的名稱，他們也經常替無名小島冠上他們自己發明的名稱。本章亦曾提及附近一個被名為「竊賊大島」(A Ilhas grande dos Ladronis) 的海島，這相信亦非中方文獻裡能找得到的正式名稱。

⁶⁶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兩千年中西曆轉換」，下載日期：2020 年 10 月 8 日，網址：<https://sinocal.sinica.edu.tw/>。

大約十五至十六荷哩……全島東北方最遠之處位於緯度 $25\frac{1}{2}$ 度。⁶⁷

注意上述文字須要參看 1595 年的荷蘭文首刊本的原文，因為 1598 年的英譯初版在緯度上有重大錯誤，把原文的「 $25\frac{1}{2}$ 度」誤譯為「 $29\frac{1}{2}$ 度」。如果只閱讀英譯初版，讀者很容易誤認這段關於小琉球的描述講的是臺灣以北的另外一個小島。所以，按照荷蘭原文的緯度，位於 $25\frac{1}{2}$ 度的臺灣本島北端在 1546 年的海誌裡只是被稱為小琉球，並無福爾摩沙這個名字。對本文的研究課題來說，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島嶼的長度顯然有問題，因為 16 葡萄牙海里格或荷哩用不同假設只是約 95 公里至 119 公里，遠遠短於臺灣本島的實際長度（395 公里）。⁶⁸ 但此錯誤相對容易理解，因為當時葡萄牙人經常把臺灣本島視為由一個至兩或三個小島嶼而不是一個長方大島，這個公里數可以被解讀為當時的航海者估計的北方小島長度。

在各種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的文獻或地圖裡，琉球群島和小琉球的的緯度或位置的標示並非一致。其實琉球這個名字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中西文獻裡的混亂之源。首先，它可以指現今的臺灣或琉球群島，或兩者兼而有之。其次，在早期中文文獻中如果有分大、小琉球的話，小琉球指的是面積頗大的臺灣（34,507 平方公里），而大琉球指的卻是小得多的琉球群島（最大的沖繩島只有 1,200 平方公里）。第三，雖然許多歐洲文獻遵循這種不合邏輯的中文命名，部分更會把琉球群島之一的面積誇大，也有些採用了相反的稱呼，稱臺灣為大琉球。

無論如何，本文關心的並非其他文獻的情況，而是到底海誌裡的小琉球是否臺灣。曾被荷蘭學者譽為「精確的同胞」的林氏侯登的海誌直接抄自葡萄牙檔案，這兩份海誌都抄錯的機會很小。由於三十二章和三十三兩章裡的小琉球均被描述為「非常高」的島嶼，其上方被標在「25 度」和「 $25\frac{1}{2}$ 度」一帶，前者更標明離中國海岸一百多公里，即使後者關於它長度的介紹並不準確，我們也應該接受兩份海誌裡的小琉球指的就是臺灣本島的北端。

⁶⁷ Linschoten, *Discours*, p. 386. "...from thence forwarde wée sawe no more of the coast of China, and running in that course of Northeast...wée perceived the Island of Lequeo Pequeno...This Island of Lequeo Pequeno stretcheth Northeast and Soutwest...it is a very high Island and about fiftéene or sixtéene miles long: the furthest point or end northeastward of the same Island lyeth full under 29. Degrees $\frac{1}{2}$;" Linschoten, *Reyseghe-schrift*, p. 81. "...Dit Eylandt Lequeo pequeno...hoogh Eylandt van ontrent 15. ofte 16. mylen lanch/den uptersten hoech ofte eijnde dan 't n. o. dā 't selsde Eylandt/is gheleghen op $25\frac{1}{2}$ graden ruijin..."

⁶⁸ $16 \times 5920 \text{m} = 95 \text{km}$; $16 \times 7408 \text{m} = 119 \text{m}$. 相關說明見脚注 62、63。

其他文獻可以補充三十一章、三十三章兩個航程的詳情。鑒於颱風和海流的考量，當年由中國往日本最理想是在六、七月啟程。兩個航程在 1546 年 6 月 30 日從寧波和 6 月 19 日從澳門一帶出發，分別是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中期開發的兩條中日貿易航線。（根據鄭維中的考證，荷蘭人在十七世紀初才開發了第三條從澳門至澎湖，然後沿臺灣本島西岸航行，在北端調整方向經琉球前往日本的第三條航線，這是後話）。⁶⁹ 1548 年的一封信函確認 1546 年的兩隻船隊曾大約同時在日本南端和種子島一水之隔的鹿兒島（Kagoshima）等地停留和貿易。第一位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弥次郎（ヤジロウ，Anjirō, “Paulo Iapão”）曾殺人犯事，就是在這一年乘坐其中一條船離開日本的。⁷⁰ 他在 1548 年 11 月的書信裡談及此事的來龍去脈如下：

當時有一艘葡萄牙人的船……他們之間有個名叫瓦茲（Alvaro Vaz）的人，以前我已認識，他也知道我出了什麼事，問我想不想去他的地方。我說我想，但因為他（事務進度）較慢，還沒有準備好，所以替我寫了一封信給費爾南多（Fernando）先生，他在同一海岸的另一個港口……因為不想被捕，我當晚就離開去找他。在途中碰巧遇到另一艘船的葡萄牙船長阿瓦雷斯（Jorge Alvarez），並把這信交給他，因我以為他就是費爾南多。我很高興阿瓦雷斯帶我同行，上了他的船，（並在到達馬六甲後）把我交給了他的好朋友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神父。⁷¹

⁶⁹ Wei-chung Cheng, “Sailing from the China Coast to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Dutch Sailing Patterns,” p. 290.

⁷⁰ Ikuo Higashibaba,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 Kirishitan Belief & Practice*, pp. 6-8.

⁷¹ “Carta de Paulo Iapão para o Padre M. Inacio de Loyola, 29 de Novembro, de 1548,” in (Companhia de Jesus), *Cartas Que Os Padres e Irmãos da Companhia de Jesus Escreverão dos Reynos de Iapão & China aos da mesma Compania da India, & Europa, desde anno de 1549 até o de 1580* (Evora: Manoel de Lyra, 1598), t. 1, ff. 2v.-3v. “Neste tempo estava hum navio de potugueses... & antre elles avia hum por nome Alvaro Vaz, que dantes já me conhecia; & sabendo o que me acontecera, me disse, que se queria vir para sua terra? eu lhe disse que si: & porque elle estava de vagar, & não estava aviado, que me daria huma carta para hum fidalgo, por nome dom Fernando, que estava noutro porto da mesma costa...E indo a busca-lo me parti de noite, por não ser preso. Acaso fui dar com hum portugues, por nome Jorge Alvarez, capitão d’outro navio, & lhe dei a carta, parecendo-me que a dava ao dito dom Fernando. Jorge Alvarez me trouxe consigo, & me fêz muito gasalhado, trazendo-me na sua nao, para me entregar ao meu Padre Mestre Francisco, de quem hé grande amigo.”

沙勿略一直想去中國和日本傳道，在他的鼓勵下，船長阿瓦雷斯亦曾在 1547 年回到馬六甲後寫了一份報告，是歐洲人瞭解十六世紀日本情況的珍貴一手資料。⁷²

前述三章的海誌一份沒有經過臺灣，兩份明確稱呼臺灣本島的北端為小琉球，但接著三章的海誌卻都把臺灣北端叫做福爾摩沙。第三十四章是「從中國海岸的澳門海港」出發，前往日本諸島的海誌。它起首的一句是「如果你想在六、七月從澳門航行往日本」，但沒有確實日期。⁷³ 由於出發地點明顯是澳門港，海誌更說明在離港時「你會很容易地看到澳門旁邊，看似一片帆的峭壁」等，⁷⁴ 這應是 1557 年澳門代替浪白滯及上川兩島成為葡萄牙人在廣東海岸的中心後不久的紀錄。再者，由於海誌雖有介紹日本幾個停留點，卻沒有提及長崎，我們可以把年代的下限推算為 1571 年，因為「從 1571 年開始，長崎就一直是葡萄牙來自澳門大商船在日本公認的終點」。⁷⁵

1557 年至 1571 年仍是個相當長的時間，不過其他史實卻容許我們把年代推定得更加準確。日本戰國時九州的大名大村純忠 (Ōmura Sumitada, 1533-1587) 對耶穌會士友好，同意他們在橫瀨浦 (Yokoseura) 建設教堂，並給他們一定的管轄權，促使了葡萄牙人於 1562 年和 1563 年均把商船停泊於該港口。大村純忠更在 1563 年帶領家人和隨從受洗入教，成為首位皈依天主教的大名。但在 1563 年 8 月，一些來自豐後 (Bungo) 的富裕商家和反對天主教的勢力合作叛變，攻打橫瀨浦並燒毀港口，迫使澳門商船於翌年重回平戶。⁷⁶ 此海誌後段關於進入日本港口的描敘聲稱「然後你必須維持右邊的航線，在此你將看見一個圓形島嶼，上面

⁷² “Mais emformação das cousas de Japão,” Malacca, Dec. 1547, 見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日本關係海外史料：イエズス会日本書翰集（原文編之1）》（東京：該所，1990），頁 1-14。其實當時弥次郎是經過一番轉折才終於在馬六甲見到沙勿略的。詳見 George Schurhammer, *St. Francis Xavier: The Apostle of India and Japan*, Frank J. Eble, tr. (St. Louis: Herder, 1928), pp. 173-176.

⁷³ Linschoten, *Discours*, p. 388. “...from the hauen of Macau along by the Island of China to...the hauen of vmbra in coast of Iapon;” “If you desire to saile out of Macau towards Iapon, in the Montons of June and Julie....”

⁷⁴ Linschoten, *Discours*, p. 388. “...a cliffe which you may easily perceive lying by Macau, which thewith like a saile....”

⁷⁵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 35. “...from this year of 1571, Nagasaki became the recognised terminal port in Japan for the Great Ship from Macao.”

⁷⁶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p. 27-29.

有一個十字架」，⁷⁷ 根據博爾頓 (Léon Bourdon) 的考證，這段話與耶穌會士歐美德 (Luís de Almeida) 在 1562 年 10 月的信函裡關於橫瀨浦的描述「幾乎每一個細節」都相同，明確指的就是橫瀨浦入港的情景。博爾頓認定海誌的年代是 1562 年至 1563 年，「更有可能是前者」，⁷⁸ 筆者同意即使橫瀨浦的描述是後加資訊，這起碼是海誌更新的最後年份。

這份海誌關於離開福建海岸後在臺灣海峽航行和與臺灣本島有關的這段描述有點複雜，須要小心閱讀：

把你的航線維持在東北偏東方向……第二天，你會在兩邊看到陸地，你會在右舷看見小琉球島的盡頭和岬角以及名為福爾摩沙島 (Ilha Fermosa/the faire Island/'t schooner Eylandt) 的起點，即美麗島，而在左舷的土地則呈鉤狀，但它其實是很高聳的馬島 (Ilha dos Cavallos)，位於 25 $\frac{1}{3}$ 度。在一邊向海大約四、五荷哩外是泥濘島 (Island of Baboxyn)，見到此島後，你必須維持東北方向的航程相當長的一段路……。⁷⁹

荷蘭原文版和英譯初版在此段提及 Ilha Fermosa 時均為讀者即時提供了荷蘭文或英文的翻譯 't schooner Eylandt 或 the faire Island，這有可能是把「美麗島」此名稱分別介紹給荷蘭人和英國人最早的文獻之一。

閱讀海誌有先天性的困難。十六世紀寫海誌的人目睹航程上的地標，按自己的表達方法去描述，手上還可能有一張內容不詳的地圖。但今天的讀者既看不見

⁷⁷ Linschoten, *Discours*, p. 389. "...then you must holde your course on the right hand, whereby you shall presently see a round Island, hauing a Crosse on the toppe thereof...."

⁷⁸ Carlos Francisco Moura, "Os Roteiros do Japão do Códice Cadaval," p. 163, "...e o prof. L. Bourdon verificou que reproduze, quase ponto por ponto, a descrição de Yokoseura feita por Luís de Almeida em uma carta escrita nesse mesmo porto em 25-10-1562...Como esse porto só funcionou efectivamente em 1562 e 1563, essas instruções náuticas foram redigidas num desses dois anos, mais provávetmente no primeiro, conclui o ilustre historiador francês." 原文來自 Léon Bourdon, *Les Routes des Marchands Portugais entre Chine et Japan au milieu du XVIe siècle* (Lisboa: Gráfica Lisbonense, 1949).

⁷⁹ Linschoten, *Discours*, pp. 388-389. "...holding your course East Northeast...the next day you shall see land on both sides, whereof, that you find on the stearebord side is the end or point of the Island Lequeo Pequeno, or Small Lequeo: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Island called Ilha Fermosa, that is, the faire Island, and on the lareboord side, the lande lyeth in forme like a hooke...is the Island of A Ilha dos Cauillos, of the Island of Horses, which is very high lying under five and twenty degrees and a third part, on the one side about foure or five miles to Sea-ward from it, hauing the Island of Baboxyn, and hauing seene this Lande, you must holde your course Northeastward, which is a good way...." 葡文 baboso 意指泥濘或黏糊。

地標，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參看什麼地圖，只能從海誌的文字嘗試去理解。再者，有些早期地圖曾把臺灣島的河流出海處誤為島與島間的分界，將它畫成兩個至三個小島而不是一個長形大島，把北邊的小島稱為福爾摩沙，南邊的稱為小琉球（第四節會較詳細討論這些地圖）。按照這種認知，上面的描述就比較容易明白：在接近臺灣北端亦即 $25\frac{1}{2}$ 度左右時，右舷會看見「小琉球島的盡頭」和「福爾摩沙島的起點」（是否以淡水河出海口為分界？）；左舷會看見馬島（是否指四周皆為峭壁的基隆嶼？）和泥濘島（北方三島最接近的花瓶嶼？）；而在看見泥濘島後則需要略微調整方向沿琉球群島西岸航行「相當長的一段路」，才會到日本。海誌聲稱泥濘島在「向海大約四、五荷哩外」，亦即大約 24 公里至 37 公里左右，是花瓶嶼合理的距離。⁸⁰ 注意我們不能亦無需排除中國沿海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可能也曾有被葡萄牙人稱為 Cavallos 或 Baboxyn 的小島，畢竟當時他們經常根據各地航海地標的外形及特徵隨意替島嶼改名。⁸¹ 但此海誌裡的馬島和泥濘島不可能是近大陸海岸的島嶼。理由很簡單：航程從澳門出發後的方向一直是「東北偏東」，直到 $25\frac{1}{2}$ 度附近的福爾摩沙等島嶼後才微調為「東北」，最終抵達日本。前段經過臺灣海峽的航程方向只會使船隻越來越遠離中國的海岸線，到了緯度 $25\frac{1}{2}$ 度時所能見到的福爾摩沙島顯然就是臺灣本島北端，而附近的馬島和泥濘島無論是否今天的基隆嶼或北方三島之一，也應該是那一段海域可供航海者作為地標的小島嶼。

第三十五章也是從澳門往日本的海誌，沒有標明日期，但講明航程是「直到長崎（Langasaque/Nangasache）的港口，即今天葡萄牙人最經常到訪的地方」。⁸² 1569 年，維萊拉（Gaspar Vilela）神父「應大村純忠一位已皈依天主教的附庸領主之邀，前往風景如畫的長崎（Nagasaki）小漁村」，成功說服他一千多名隨從受

⁸⁰ $4 \times 5920 \text{m} = 24 \text{km}$; $5 \times 7408 \text{m} = 37 \text{m}$ 。相關說明見腳注 62、63。北方三島以花瓶嶼最近基隆，在基隆東北約 32 公里，棉花嶼居中，彭佳嶼最遠，離基隆約 56 公里。

⁸¹ 參見 Albert Kammerer, *La De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au XVI^{ème} siècle et la cartographie des portulans*, pp. 152-153, 224-225 (“Ilha dos Cavallos”); Cheng Weichung, “Sailing from the China Coast to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Dutch Sailing Patterns,” p. 311 (“Baboxin”); J. E. Heeres, “Abel Janszoon Tasman: His Life and Labours,” in J. E. Heeres & C. H. Coote, eds., *Abel Janszoon Tasman's Journal of his Discovery of Van Diemens Land & New Zealand in 1642, with documents relating to his Exploration of Australia in 1644...* (原書名相當冗長，這裡只取前數行文字) (Los Angeles: N. A. Kovach, 1965), pp. 33, 42 (“Baboxin”).

⁸² Linschoten, *Reys-gheschrift*, capittel 35, p. 84. “...tot de Haven van Langhesaque ofte Nangesache toe, welcke is de gheen die huydens daeghs aldermeest vande Portugesen ghefrequentteert wordt....”

洗，在當地建立教堂。⁸³ 長崎作為港口的天然條件優厚，於是葡萄牙人從大約 1571 年開始經常前往此地停留和貿易，後來更把長崎發展為由耶穌會士托管的主要貿易港口。上述歷史背景與本文主題沒有直接關係，但對確認有關海誌的年份卻相當有用。雖然此紀錄沒有提及具體時間，我們可以根據其終點推斷它的年代應該是 1571 年左右，因為海誌通常是在開拓新航線的第一、兩年內產生的。

此章也有明確提及福爾摩沙島，關於經過臺灣海峽一段的描述如下：「盡量保持東北和東北偏東的航程……最好的方法是在海峽中部航行，遠離漁夫島和福建沿海……然後，當你面對福爾摩沙島時，你要朝東北方向行駛」。⁸⁴ 海誌標明從位澳門沿臺灣海峽前往日本，首先會經過淺水的澎湖群島（A Ilha dos Pescadores 漁夫島）附近，然後才會經過臺灣島的北端（福爾摩沙島），而須要在此位置稍微調整航海方向，從「東北和東北偏東」改為「東北」。換句話說，1562 年和 1571 年這兩份海誌裡的福爾摩沙就是臺灣本島北端，因為它「位於 25½ 度」，而在該處須要調整航海方向「朝東北」。海誌還有一段颱風資訊，再次顯示華人導航的影響，因為「颱風一詞乃中文詞語，葡萄牙人也沒有改動地採用了」。⁸⁵

第三十六章是《航海紀錄》裡前往日本最後亦是唯一標明年、月、日的一份海誌，在 1585 年 7 月 5 日從澳門出發，終點仍是長崎。它使用的是《聖十架》（*Santa Crus*）號的西式帆船，「船長是一位名叫佩阿師（Francisco Pays）的葡萄牙人，而砲手則是來自恩克赫伊森的賀立遜」。⁸⁶ 當時葡萄牙人用於前往日本的大型克拉克帆船（*Carrack*）通常有三桅或四桅，由於船身上有黑漆，又被稱為「黑船」，曾是不少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日本南蠻屏風畫裡的主題，它們應該是

⁸³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100. "...Gaspar Vilela, was invited by one of Omura Sumitada's...Christian vassals to visit him at the picturesque little fishing village known as Nagasaki."

⁸⁴ Linschoten, *Discours*, p. 391. "...holding your course Northeast, and Northeast by East...the best way is to runne in the middle of the channell, as far from the Island of fishers as from the coast of Chincheo...When you are right against the Island A Ilha Formosa, then runne Northeast..."

⁸⁵ Linschoten, *Discours*, p. 391. "...the word Tuffon, it is a Chinish word, which the Portingales also doe holde without altering the same, and signifieth a storme or Tempest."

⁸⁶ Linschoten, *Reys-gheschrift*, capittel 36, p. 85. "Een voyage ofte Schipvaert, ghedaen van Macau uyt Chyna af, nae de Haven van Langasaque ofte Nangasache in 't Eylandt Iapan met het Schip Sancta Crus, waer van Capiteijn was eenen Portugescher, met name Francisco Pays, ende Constapel van dien, eenen Dirrick Gerritszoon, Burgher deser Stadt Enckhuysen, in het Iaer 1585...." 海誌裡提及砲手名稱甚至他的家鄉，非常罕見，顯然是林氏侯登特意加入的。

與《聖十架》號類似的西式帆船。賀立遜和林氏侯登友好，不少研究者認為這份海誌是林氏侯登從賀立遜那裡獲得而不是從大主教府的文獻裡抄錄的。這是它關於臺灣北端的描述：

第十四天是星期天，我們用（星盤和）太陽高度計算了緯度，幾乎不到 25 度……我們的航程一直保持東北和東北偏北的方向……同日我們看見小琉球（Lequeo Pequeno）旁邊的福爾摩沙（Fermosa）島……第十五天是星期一，我們用太陽高度計算的緯度是 25½ 度……到晚上，我們遇到了北風，天氣非常好……當天開始亮時，我們看到陸地，這是福爾摩沙島亦即美麗島的盡頭，它是一塊長而低的土地，中間破開，看來像是一個裂口……然後，在東面方向，我們看見另一些更高的土地，這就是所謂的三王群島（Ilhas dos Reii Magos）。⁸⁷

此海誌也是把臺灣島視為兩個或更多的小島，較南的是小琉球，北端的方為福爾摩沙。這段可以如此解讀：第十四天大約在緯度 25 度時可以看見臺灣島西岸被視為南北兩島的分界處，第十五天到達 25½ 度亦即臺灣島北端左右，翌日天亮時分經過轉角後今基隆一帶的陸地。注意上述尾段關於福爾摩沙的描述是該島「盡頭」（the end of the Island Fermosa）的地形而非整個島的地形，因為在同一頁後面美麗島亦曾被形容為「一塊很高，看來像高聳入雲的土地」，⁸⁸ 明顯與上述「長而低」的說法不同，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兩段描述講的是福爾摩沙島兩處不同地方的地形。由於基隆有一個港口和一些比較低而平坦的地方，這段關於福爾摩沙島「盡頭」的描述可以說是頗恰當的。接著，過了福爾摩沙島後，假定與之前的海

⁸⁷ Linschoten, *Discours*, pp. 393-394. "The fourtietenth being Sunday, we took the height of the sun, being scarce five and twenty degrees, having a southwest wind with very good weather, holding our course northeast, and northeast and by north...y same day also we saw the Island Fermosa lying by Lequeo Pequeno, or little Lequeo...The fifteenth day being Munday, wee tooke the height of the sunne at 25 degrees and ½. and in the night we had the winde North, with very good weather...whé it began to be day, we saw land, being the end of the Island Fermosa, or y faire Island, which is a long and low land, broken or rent in the middle, which seemeth to be a breach...and presently after eastward we saw another higher land, which is Islands called Ilhas dos Reijs Magos, that is, the Island(s) of the three Kings...." "Take the height of the sun" 意思就是利用星盤 astrolabe 和太陽的位置測算出船隻所在地的緯度。

⁸⁸ Linschoten, *Discours*, p. 394. "The day before wee sawe the Island Fermosa, which is a very high Land, and seemeth to reach unto the cloudes."

誌一樣，船隻亦微調為「朝東北」航行，那它不久自然會在右舷或船的東邊看見三王群島，即今琉球群島的宮古島。下一節會再探討此海誌，因它關於福爾摩沙的描繪曾被用作此島位於臺灣北端更北的根據。

除了上述中日航線與臺灣有關的海誌之外，《航海紀錄》還有一份重要的紀錄。西班牙著名航海家葛理（Francisco Gali）於1582年3月從南美洲前往菲律賓賓，繼而去澳門，然後於1584年7月回航。第五十四章是一份回程的海誌，前段描述了7月初離開澳門時與臺灣有關的航程：

我們向東南行駛一百五十哩，越過稱為漁夫群島（Os Baixos dos Pescadores）的沙灘，到達東側琉球群島（Lequeos）之始，這些島嶼被稱為福爾摩沙群島（As Ilhas Fermosas），即美麗島嶼（the faire Islandes）。這是來自（福建）Chinchon 而名字叫三泰（Santy，音譯）的中國人告訴我的，他說它們位於 $21\frac{3}{4}$ 度以下，那裡的水深三十疇。儘管我們看不到它們，但按照（太陽的）高度和水的深度我們知道我們已然經過了它們。過了美麗島嶼，我們沿著東和東北方向行駛了兩百六十哩，直到我們越過了琉球群島的範圍。⁸⁹

雖然這份紀錄把臺灣本島視為兩個或以上的群島而非一個大島，並且把它（們）視為琉球群島的一部分，但 $21\frac{3}{4}$ 度的緯度卻相當準確，指的無疑就是臺灣本島的南端。下文也會再討論這份海誌，因為它是西班牙人為美麗島命名之說的主要證據。

為了方便讀者理解，我們把本節介紹過的7份海誌按年代次序匯總如表一：

表一 《航海紀錄》裡與臺灣有關的海誌

航海日誌	章號	日期	內容
1546-1550年，「小琉球島」			
寧波往鹿兒島	31	1546.6	航線不經臺灣，只提及在日本附近目睹「水流沖向琉球島」。

⁸⁹ Linschoten, *Discours*, p. 414. "...we ran East southeast, an hundred and fiftie miles, to get above the sands called Os Baixos dos Pescador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Islands Lequeos on the East side, which Islandes are called As Ilhas Fermosas, that it, the faire Islandes. This I understood by a Chinar called Santy of Chinchon, and hée said that they lie under 21 degrees and $\frac{3}{4}$. there it is thirtie fadome deepe, & although we saw them not, notwithstanding by the height and depth of the water we knew we were past them. Being past the faire Islands, we held our course East, and East and by North, for two hundre and sixtie miles, until we were past the length of the Islands Lequeos...."

他人島往鹿兒島	33	1546.6	由澳門出海口西邊的「他人島」經緯度 25½度的「小琉球島」。
浪白澗往平戶	32	約 1550	從「浪白澗」出發，經位於緯度 25 度下的「小琉球島」。
1562-1585 年，「福爾摩沙島」			
澳門至橫瀨浦	34	約 1562	「福爾摩沙島」在右舷，「馬島」在左舷，位於 25½度，即臺灣本島北端。
澳門至長崎	35	約 1571	面對「福爾摩沙島」時須調整方向，向東北方向行駛。
澳門至南美	54	1584.7	西班牙船長經過但無目睹位於 21¼度以下的「福爾摩沙群島」，即臺灣本島南端。
澳門至長崎	36	1585.7	過 25½度，看到「福爾摩沙島」的盡頭。

說明：筆者依本文第三節整理。

總而言之，一份沒有經過臺灣的海誌及兩份把臺灣本島的北端叫做「小琉球島」的海誌均是最早期的，年份由 1546 年至 1550 年。四份把臺灣本島的北端或南端稱呼為「福爾摩沙島」的海誌的年份最早的是 1562 年，最遲的是 1585 年，其中三份來自前往日本並由葡萄牙人負責的商船，只有 1584 年經過臺灣南端前往南美的那份海誌裡的船長才是西班牙人，顯示即使只看海誌，起碼在 1560 年代初期葡萄牙人已經開始使用福爾摩沙的名稱。⁹⁰

⁹⁰ 有近代研究聲稱葛理可能並非西班牙人而是意大利人，因為曾有一名為 Francisco Stroza Gali 的人於 1580 在南美文獻出現，疑是同一個人，但他的原來國籍對本文並無特別的影響。見 Rui Manuel Loureiro. “Inquérito sobre um navegador enigmático Francisco Gali e as suas viagens transpácificas,” *Revista de Cultura*, Edição Internacional (Macau) 60 (2019), p. 92.

四、海誌與地圖等輔助文獻的互動

正如科特桑（Jaime Cortesão）所說，在探索的年代，除了航海日誌之外，葡萄牙人「在航海科學裡的製圖學亦同樣地展示出優勢」，因為畢竟「前往新國家的航行對海誌和新地圖有同樣的需求」。⁹¹ 誠然，在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的海誌與地圖的關係密切，而海誌是地圖持續改進的主要原始資料。相對其他歐洲人的亞洲地圖，葡萄牙人在十七世紀之前的手繪地圖顯然是比較先進的。當然，為了保護葡萄牙在亞洲的貿易利益，葡人也把他們的地圖視為國家機密，不會與期望染指這條利潤豐厚的貿易路線的其他歐洲人分享。可是好景不常，資訊壟斷的局面在十六世紀末終於被打破。在 1580 年至 1640 年的「兩國共主」時期，西班牙最早開始擁有大量的葡萄牙航海資訊。接著，在 1590 年代及其後，荷蘭和英國也陸續透過林氏侯登刊行的海誌和其他歐洲人發行的地圖等獲得有關知識，終於可以與葡萄牙人競爭，參與亞洲的探索和貿易。

陳宗仁曾系統化地論述十六世紀有關臺灣的歐洲地圖，指出「福爾摩沙至少出現在三個位置」，即「與大琉球相鄰（如晚期 Mercator 型、Ortelius 型）」、「位於小琉球之北（Dourado 型）」及「在琉球群島……南方（Homem 型）」。⁹² 而且，小琉球與福爾摩沙「兩者有先後出現、同時並存、相互取代的現象」。⁹² 這結論是正確的，所以雖然地圖並非本文的主題，我們仍然須要在研究海誌之餘討論一些有關的地圖，才能理順歐洲人當時對臺灣一帶的地理知識。本節會介紹幾張從 1554 年至 1590 年代末期葡萄牙和其他歐洲人的地圖，並與大約同期的歐洲海誌、明朝針路和其他文獻比照。

正如曹永和所說，「現時所知臺灣島名出現於歐洲地圖之首次」⁹³ 是在一張所謂「Homem 型」地圖。1554 年，被葡萄牙國王封為「我們海圖之大師」⁹⁴ 的歐蒙

⁹¹ Jaime Cortesão,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Lisboa: Círculo de Leitores, 1979), vol. 3, p. 187. "Esta mesma pujança da ciência hidrográfica se observa, como era forçoso, na cartografia. As mesma viagens aos países novos exigiam roteiros e cartas novas."

⁹² 陳宗仁，〈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臺北）41（2008 年 6 月），頁 153、161。

⁹³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頁 300。

⁹⁴ Sousa Viterbo, *Trabalhos nauticos dos Portuguezes nos seculos XVI e XVII, segunda serie* (Coimbra:

(Lopo Homem) 在手繪地圖裡北回歸線以北臺灣北部的位畫有一個近似四方但有一些裂口的島嶼，冠以福爾摩沙島 (I[lha]. Fremosa) 之稱。此「位置即現代的臺灣島所在，因此，Homem 型地圖對臺灣島 (福爾摩沙) 的描繪是真實正確的」，顯示歐蒙「似乎受葡萄牙水手在東亞的航行經驗影響」。⁹⁵ 此島的形狀雖然與臺灣的實際形狀不同，但它是一連串從西南至東北把中國東岸與日本群島連接在一起最西南和最大的島嶼，明顯就是從福建或廣東前往日本必經的臺灣北部。

不久之後，老歐蒙的兒子狄亞哥·歐蒙 (Diogo Homem) 因殺人而逃往英國。繼而狄亞哥替英國皇室工作，1558 年也曾繪製另一張地圖，在同樣的位置上畫了同樣的「福爾摩沙島」(I[lha]. Ferosa)。⁹⁶ 兩張地圖一脈相傳，以 Ferosa 代替 Fremosa，兩者異體同義，資訊應該是來自老歐蒙從葡萄牙檔案裡看見的文獻。這裡附上小歐蒙的版本，因為它比較清晰而在臺灣研究裡比較少出現 (圖一)。⁹⁷ Homem 型的地圖接著曾在 1559 年至 1580 年代繼續出現。

葡萄牙人的海誌通常不會即時傳送回國，航海文獻消化費時，而繪製大型地圖把大量海誌和其他資訊加入更是一個經年累月的過程。換句話說，相對航海日誌，老歐蒙於 1554 年在里斯本繪製的地圖其實是一種滯後 (lagging) 文獻，附有福爾摩沙島這個名稱的海誌或其他文獻應該在 1554 年之前好幾年已經出現。注意兩份歐蒙地圖都是手繪本，更被當年擁有者視為密件，可以看到的人相當有限，均是獲得皇室信任的高級當權者和有須要知道的少數相關人士，當然不會包括可能成為競爭者的其他歐洲人。

1550 年代出現的「Homem 型」地圖對本文探討的問題十分關鍵，因為結合上節關於航海日誌的結論和歐蒙地圖的內容，我們可以把「福爾摩沙」此名稱出現的年代範圍明顯地縮小。上一節的分析確認在 1546 年以至 1550 年左右的海誌 (即《航海紀錄》的第三十二和第三十三章) 裡，臺灣仍然只叫小琉球，從大約

Impensa da Universidade, 1894), p. 29. "...mestre de nossas cartas de marear..."

⁹⁵ 陳宗仁，〈Lequeo Pequen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頁 127-153。

⁹⁶ 關於狄亞哥·歐蒙的歷史可參見 Helen Wallis, "The Royal Map Collections of England," *Revista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Coimbra) 28 (1980), p. 464.

⁹⁷ 狄亞哥·歐蒙的地圖冊現藏大英圖書館，編號為 Add MS 5415 A，館藏目錄聲稱繪製年代為 1555 年至 1559 年。



圖一 1558年狄亞哥·歐蒙的手繪地圖（部分）

資料來源：Diogo Homem, “The coasts of Asia eastward of the Indus, with the islands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 British Library Board, MS. 5415.a, fol. 9 (Permission to use granted in 2021).

1562年時的海誌（第三十四章，如上節所說，此海誌最早的年份可能是1557年，下限才是1562年）裡，臺灣北部才被改稱為福爾摩沙島。但本節卻證實早在1554年葡萄牙的內部地圖已經根據來自亞洲的某些一手文獻採用了這個名稱，而類似的地圖接下來還在1558年等出現。誠然，如曹永和所言，當時歐蒙等「葡萄牙的本國製圖師」根本不曾去過當地考察或測量，他們只是「從這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據他們技術上的想象，妥為安排」。⁹⁸ 考慮里斯本繪製地圖的滯後時間，合理推論是往來中日的葡人很可能在1550年代初期就開始把臺灣本島（起碼是該島的北端）稱為福爾摩沙。

現代讀者可能會奇怪為何當年的航海者會把臺灣本島誤解為一個只是位於北回歸線以北的小島而不是一個橫跨北回歸線的長形大島，覺得這種誤解不可思議。但我們要明白當時葡萄牙人的目的是前往日本貿易，對臺灣興趣不大，認知

⁹⁸ 曹永和關於歐洲古地圖的文章雖然發表了近六十年，仍備受臺灣學界內外的作者倚重，這段文字的引用見陸傳傑，《被誤解的臺灣古地圖》（新北：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12。

來自經過時從船上的遠眺和華人導航的轉述，並非登陸探測，有點像瞎子摸象，知識相當片面。這種片面認知非是葡人獨有，當時部分華人也常犯同樣的錯誤。1540 年代，福建也有商人冒險和違法地前往九州經商，這些商船均會途經臺灣北端，亦製造了相關的針路圖。⁹⁹ 明萬曆 7 年 (1579)，欽差蕭崇業出使琉球，在福建募得謝敦齊等人持舵，詢其「曾至琉球否」，敦齊對曰「僕雖未至其地，然海外之國所到者不下數十。操舟之法，亦頗諳之。海舶在吾掌中、針路在吾目中，較之河口全不知者，徑庭矣」，繼而在修舟後啟程。¹⁰⁰ 蕭崇業的《使琉球錄》裡有「琉球過海圖」，應是抄自類似的針路。此圖把臺灣本島西岸視為一系列的島嶼，冠以平佳山和小琉球等名稱。在臺灣北端的小琉球對面有雞籠嶼（基隆嶼）及三個接近而只被標為花瓶嶼的島嶼（應是「北方三島」，即花瓶嶼、彭佳嶼和棉花嶼）。¹⁰¹ 正如周婉窈所說，「當時所謂小琉球，只是臺灣島的一端，不是全島」；畢竟，早年的航海者如果只是乘船前往日本或琉球途經臺灣，「從海上眺望……，把臺灣當成幾個島嶼毋寧比想成一個大島更自然」。¹⁰²

葡萄牙製圖家法利歐 (Bartolomeu Velho) 在 1561 年繪製的地圖手稿顯示在中國海岸旁大約臺灣本島的位置從北到南有兩個小島，北邊的小島被標示為福爾摩沙島 (i. *fermosa*)，南邊的則被標示為小琉球島 (Lequeo pequeno)，¹⁰³ 這應該是一幅所謂兩島式「Dourado 型」的地圖 (圖二)。1562 年的航海日誌說在「位於 25½ 度」附近時，右舷會看見小琉球島的盡頭和福爾摩沙島的起點，這可以被視為是對臺灣島為兩島的概念之肯定，與法利歐 1561 年的地圖互相呼應。注意「琉球過海圖」的描述顯然亦與 1562 年的海誌有相似之處：過海圖裡的雞籠嶼應該就是海誌裡在福爾摩沙對面亦即左舷呈鉤狀而高聳的馬島，而花瓶嶼可能就是「向海大約四、五浬外」的泥濘島，海誌對該處地理的描述與《使琉球錄》裡的不約而同，相當吻合，再次證實海誌裡有不少針路的影子。

⁹⁹ James Chin, "The Seldon Map and the Hokkien maritime trade in late Ming," in Tianlong Jiao, ed., *New Research into the Maritime Trades, Seafaring and Underwater Archaeology of the Ming Dynasty* (Hong Kong: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2015), p. 9.

¹⁰⁰ 蕭崇業，《使琉球錄》(明萬曆 7 年[1579]版)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卷上，葉 35-36。原文無標點符號。

¹⁰¹ 蕭崇業，《使琉球錄》，卷上，序後，葉 1-2，「琉球過海圖」。

¹⁰²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40 (2007 年 12 月)，頁 109-111。

¹⁰³ Albert Kammerer, *La De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au XVIème siecle et la cartographie des portulans*, p. 22.



圖二 法利歐 1561 年的兩島式手繪地圖（部分）

資料來源：Bartolomeu Velho, “Velho’s map of Asia, cir. 1561,” Firenze: Museo Galileo, Carte nautiche: Asia: fotografia (Record nr. 33506) di Velho. (Permission to use granted in 2021).

一份輔助文獻間接肯定 1560 年代初臺灣北部確是已被稱為福爾摩沙島，而且亦開始有類似上述的兩島式概念。一位從澳門前往日本的葡萄牙商人曾寫信給在華的裴雷斯（Francisco Perez）神父，說他乘船「在 1564 年 7 月 6 日離開（澳門）港口前往日本」，五天後經過福建附近，然後「沿著福爾摩沙島和小琉球島」航行，¹⁰⁴ 不幸碰上風浪，幾乎遇難，漂流四十五天後才到達橫瀨浦，但由於大村純忠遇到叛亂，港口被毀，他們只好轉往附近的平戶港。此文獻所記錄的剛好是 1562 年的海誌之後的航程，間接確認葡萄牙商船只在橫瀨浦停泊了兩年。信函沒有詳說臺灣的位置，但講明到達福建海岸一帶後就開始「沿著福爾摩沙島和小琉球島」航行，明顯同樣是把臺灣視為兩個島，其中之一為福爾摩沙，與 1562 的海誌和法利歐 1561 年的兩島式地圖手稿有相似的認知。寫信的商人沒有特別描述福爾

¹⁰⁴ “Carta que hum Portugues homé honrado...& feita no anno de. 1564,” in (Companhia de Jesus), *Cartas Que Os Padres e Irmãos da Companhia de Jesus Escreverão dos Reynos de Iapão & China aos da mesma Compania da India, & Europa, desde anno de 1549 até o de 1580*, t.1, ff. 150v-152v. “Partimos pera Iapão a seis dias do mês de Julho de 1564 annos & o dia que partimos do porto...dormimos entre as ilhas que estaõ perto de Amacao, & dali ate o Chincheo, ou tanto avante posemos cinco dias, a onde indo nos correndo a Ilha Formosa, & o Liquio pequeno....”

摩沙，顯示早於 1560 年代，收信人裴雷斯可能已曾聽聞此島，不需要另外解說。

葡萄牙人對中日之間航線的知識會小心保密，而其他歐洲人也會盡量去發掘這些知識。但是，遲至 1570 年代初荷蘭人歐特流士 (Abraham Ortelius) 刊行地圖集裡的〈東印度群島國〉地圖，即第一張和第二張「Ortelius 型」的地圖，仍然只把最接近中國海岸和北回歸線以北的一個島嶼 (1570 年的版本) 或兩個平行的島嶼 (1573 年的版本) 標為小琉球島 (Lequiho pequinho/Lequio minor)，更錯誤地把它在臺灣島北端較東北的一個小島標為福爾摩沙島 (I Ferosa/yā Ferosa)。¹⁰⁵ 「Dourado 型」和「Ortelius 型」地圖可以說都是「後起的繪圖者……試圖將福爾摩沙島整合入 Lequeo 島群中」的結果，¹⁰⁶ 但兩者的分別是荷蘭人歐特流士把福爾摩沙島的位置搞錯，而葡萄牙人法利歐卻沿用國人歐蒙的做法，把它的位置維持在臺灣島北端正確的位置，只在其南方加上小琉球島。

歐特流士於十六世紀後期在歐洲各國以幾種語言刊行的精美地圖集雖然相當昂貴，卻十分受各國歡迎。在 1570 年代，這些把臺灣島的位置標錯的印刷地圖流傳頗廣，在歐洲肯定比葡萄牙的手繪地圖更有影響力。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時多數西方地圖裡的福爾摩沙確是可以說「多半是指臺灣島北方的一個島嶼」。¹⁰⁷ 但數量較多的歐洲印刷地圖並不能代表寥寥可數而且嚴厲保密的葡萄牙手繪地圖，對福爾摩沙位置的錯誤標示只是荷蘭人的誤解。1550 年代的「Homem 型」地圖和 1561 年的兩島式「Dourado 型」地圖雖然都是流傳不廣的手稿，卻證實葡萄牙人因為有在地的航海紀錄和其他通訊，對福爾摩沙或臺灣北端的位置的認知已經相當準確。不過，因為當時赴日的葡人並沒有在臺灣環島航行甚至登陸測量，對它整體地理的知識仍然相對貧乏，才会有方形小島和兩島式（以及後來的三島式）的描繪。

林氏侯登 1571 年的海誌（第三十五章）沒有詳細描述地形或緯度，但講明在看見福爾摩沙島後須要微調航海方向「朝東北方向行駛」，可見福爾摩沙指的

¹⁰⁵ Abraham Orteliu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ntwerp, 1570); Abraham Orteliu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ntwerp, 1573). 歐特流士在 1527 年出生於安特衛普 (Antwerp)，時屬哈布斯堡低地之國 (Habsburg Netherlands)，1556 年開始由西班牙統治 (現屬比利時)，可被視為 (廣義的) 荷蘭人。

¹⁰⁶ 陳宗仁，〈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頁 160。

¹⁰⁷ 翁佳音、黃駿，〈解碼臺灣史 1550-1720〉，頁 12。

肯定是臺灣本島的北端，因為前往（大）琉球群島和日本確是要在該處調整方向。由上可見，在 1562 年和 1571 年這兩份海誌裡，「葡萄牙人所指的『福爾摩沙』」並非「模糊地指臺灣北鄰之島嶼」，¹⁰⁸ 而是明確的指臺灣本島的北端。如果和歐特流士 1570 年代的地圖一樣，福爾摩沙指的「臺灣北鄰之島嶼」亦即（大）琉球群島之一，則它就不會是「位於 25½ 度」而會是在更高的緯度，而在該處亦不會需要重新調整航海方向「朝東北方向行駛」。

繼法利歐之後，葡萄牙製圖家佐治歐（Ludovico Georgio）於 1579 年繪製的地圖同樣在福建海岸外畫了兩個較大的島嶼，在北邊的是福爾摩沙島（Ins. Ferosa），南邊的是小琉球島（Lequeio parua），亦是一張兩島式地圖。¹⁰⁹ 歐特流士在 1580 年代刊行的地圖集引進了此〈中國〉地圖，標明是佐治歐 1584 年的作品，放棄之前錯誤的標記，把福爾摩沙島搬回大約正確的位置（圖三，注意此圖北方朝右）。不過，同一本地圖集裡的〈亞洲〉和〈印度〉地圖仍然把福爾摩沙島擺放在臺灣島北端更北即緯度更高的位置，沿革了 1570 年代「Ortelius 型」的錯誤標示。¹¹⁰ 此書無刊行日期，部分地圖卻有標明年份，其中最遲的是 1584 年，即佐治歐地圖的年份，但〈亞洲〉和〈印度〉兩圖均無標示時間。一個合理的猜測是此地圖集在刊行前雕刻了最新的中國地圖，但亞洲和印度地圖則沿用 1570 年代的舊版。注意佐治歐地圖裡的大琉球島（Lequeio magna）面積很大，是被島名誤導而誇大的實例。

我們幸運地有幾份與此大約同時的輔助文獻。1582 年 7 月一艘帆船遭遇颱風，在臺灣發生船難，三名倖存的耶穌會目擊者先後留下紀錄，戈麥斯（Pedro Gómez）在 1582 年 12 月用葡文寫的信聲稱意外地點是小琉球，桑切斯（Alonso Sánchez）在 1583 年 8 月以西班牙語撰寫的報告和裴雷斯（Francisco Pirez）在十六世紀末以葡文寫的回憶卻說出事之處為福爾摩沙島。¹¹¹ 中外學者對船難發生的地點多

¹⁰⁸ 翁佳音、黃驗，《解碼臺灣史 1550-1720》，頁 40。

¹⁰⁹ Armando Cortesão, *Cartografia e cartógrafos portugueses dos seculos XV e XVI* (Lisboa: Edição da «Seara Nova», 1935), vol. 2, p. 277. 根據 Cortesão, 佐治歐原名 Luiz Jorge de Barbuda, 在 1579 年已經畫了此地圖。Ins. 是拉丁文 Insula 亦即島嶼的縮寫，而 parua 則是拉丁文小的意思。

¹¹⁰ Abraham Orteliu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ntwerp, 1584?), after pp. 3, 93, & 94, “Asiae Nova Descriptio,” “Chinae,” “India.” 此書無標明刊行年份，但其中最遲的地圖年份是 1584。

¹¹¹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The Spaniards in Taiwan: Documents, vol. 1: 1582-1641*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 pp. 2-3, 10-11, 12-13.



圖三 佐治歐 1579／1584 年的兩島型地圖（部分）

資料來源：Ludovico Georgio, “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alis, nova descriptio” (1584), in Abraham Orteliu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ntwerp, 1584?), after p. 93.

年來有不同推論，翁佳音認為「比較有可能在淡水河口右岸」，¹¹² 周婉窈推定為「臺灣中部海岸」，¹¹³ 而邱馨慧則提出「西南部海岸一帶」的講法。¹¹⁴ 船難具體位置與本文主題無直接關係，這裡不會深入探討。法利歐在 1561 年和佐治歐在 1579 年均繪製過兩島式的臺灣地圖，證實當時的確有葡人把臺灣本島視為南北並排的兩個島嶼。三位倖存者在不同時空撰寫回憶，如果他們有同樣的認知，甚至有機會參考一張類似的所謂兩島式地圖，那就可能按認定的遇難地點是在北部或中南部而說是福爾摩沙或小琉球。

值得注意的是桑切斯說船難發生在「一個名為美麗之島」的地方，它「因有令人嘆為觀止，高聳翠綠的山巒」而得名，而「葡萄牙人已從中國海岸經該島前

¹¹² 翁佳音，〈福爾摩沙名稱來源：並論 1582 年葡萄牙人在臺船難〉，頁 4-13。

¹¹³ 周婉窈，〈一五八二年美麗島船難餘生記〉，收於蕭宗煌、呂理政統籌策劃，《艾爾摩莎：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特展》（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6），頁 36-37。

¹¹⁴ 邱馨慧，〈由原住民史料再論一五八二年臺灣船難地點〉，《臺灣文獻》（南投）60: 3（2009 年 9 月），頁 2。

往日本航行了約 40 年」。¹¹⁵ 這段文字確認葡人已在這段海域「航行了約 40 年」，亦間接承認他們為臺灣的命名者，更復述了他們為該島冠上福爾摩沙一名的故事，證明此傳說在 1580 年代已在歐洲人圈子裡流傳，至今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並非近代「積非成是」的說法。

《航海紀錄》1585 年的海誌(第三十六章)相當重要，因為《解碼臺灣史 1550-1720》引用它的記載作為海誌裡的福爾摩沙乃臺灣本島以北一個小島的佐證。此書的論述如下：

航經小琉球(臺灣)，先往北，再往北東航行，翌日可看到 *Fermosa* 島的盡端。*Fermosa* 是個「橢圓形、無人佔領(*leech*)之島，中間為破裂、沖刷(*geschuert*)，像是空曠之地。」不久，看到位於 *Ilha Fermosa* 東南東方的三王島(即宮古島)。這裡的 *Ilha Fermosa*，指的是緊鄰臺灣本島北部之一島。¹¹⁶

首先，以括號把小琉球等同臺灣明顯與同期的原始文獻不符，有誤導讀者之嫌。因為在 1561 年和 1579 年的兩島式地圖及 1562 年的海誌等文獻裡，小琉球只是臺灣的南部而不是它的全島，而在小琉球的北方還有福爾摩沙。同樣重要地，筆者認為引號裡的譯文和相關推論值得商榷，可能非海誌的原意。上節已有此段描述筆者的譯文，並附有 1598 年《航海紀錄》英譯初版的原文，這裡只想指出愚見認為上述第二句是福爾摩沙島「盡端」而不是整個島嶼的描述。這句英譯原文是‘being the end of the Island *Fermosa*, or y faire Island, which is a long and low land, broken or rent in the middle, which seemeth to be a breach’，而 1595 年荷蘭文原文的句子結構如下：‘/’t eynde van ‘t Eylande Ila *Fermosa*, ofte ‘t schoone Eylão/’t welcke een lanckwerpent en *leech* landt is/wesende in ‘t midden gebroken ofte *geschuert*/ ‘t welcke een open schijnt te wesen’，顯示英譯初版的句子結構基本上是

¹¹⁵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The Spaniards in Taiwan: Documents, vol. 1: 1582-1641*, pp. 10-11. “Hay al medio camino, o viaje, de este golfo una isla que llaman Hermosa, por la linda apariencia que tiene de esta parte de montañas altas y verdes. Por entre la cual y la costa d la China hace ya cuarenta años, poco más menos, que los portugueses pasan a Japón...” 西班牙文“hermosa”等同葡文“fermosa”。

¹¹⁶ 翁佳音、黃駿，《解碼臺灣史 1550-1720》，頁 39。荷文原版及英譯初版均說三王島在福爾摩沙島的「東邊 eastward/oosten」而不是「東南東方」，但這與此段討論的重點無大關係。

忠於原文的。

1598 年的英譯本把形容詞 *lanckwerpent* 譯成長形 *long* 確實不太妥當，因該字應該是現代的 *langwerpig*，英文可被譯為 *elongated, oblong*，即延伸或橢圓形。英譯本把 *leech* 譯為低 *low* 也不很準確，因該字應是現代的 *leeg*，英文應被譯為 *empty, bare, unoccupied, vacant*，即空曠，光禿或無人占領等。英譯本把 *gebroken* 和 *geschuert* (此字應是 *gescheurt* 的異體字，或現代的 *gescheurd*) 譯為 *broken* 或 *rent* 可以接受，因為兩個字的意思大概就是 *broken/fractured/bust/damaged* 和 *rent/ruptured/cracked/torn/ripped* 等，即折斷或破裂之類。與英譯初版相比，《解碼臺灣史 1550-1720》的中譯作出一些改進，尤其是對形容詞 *lanckwerpent* 和 *leech* 的處理。但更重要的是原文第一個 *which/welcke* 字以後的句子形容的不是整個島嶼，而是該島嶼的尾端 *the end of the Island Fermosa/ 't eynde van 't Eylande Ila Fermosa*，因為接下來的句子最後用的字是 *land/landt* 字而非 *Island/Eylande*。¹¹⁷ 因此，把這一段譯為「Fermosa 是個『橢圓形、無人佔領 (*leech*) 之島』」不太妥當，把它視為形容臺灣北端轉向後的今基隆港口地形會比較適合。況且，如上節所說，海誌在同頁裡亦曾形容美麗島的另一邊為「一塊很高，看來像高聳入雲的土地」，兩段描述合起來再次確認把這裡所說的福爾摩沙解讀為形容「緊鄰臺灣本島北部之一島」顯然不合理。

另一位葡萄牙御用「海圖大師」拉索 (Bartholomeu Lasso)¹¹⁸ 在 1590 年繪製的地圖則把臺灣島畫成從南到北三個小島拼成的長方形，橫跨北回歸線，而最北端的小島仍被標為福爾摩沙。此三島式地圖雖然仍沒有視臺灣為一個長形的島，但已顯示對該島的大概形狀和南北緯度有進一步的瞭解。1592 年或 1593 年，荷蘭人浩門兄弟 (Cornelius & Frederik Houtman)「在普朗修斯 (Petrus Plancius) 建議的葡萄牙秘密任務」裡透過賄賂獲得此圖。¹¹⁹ 根據這張竊取的地圖，1590 年

¹¹⁷ Linschoten, *Discours*, pp. 393-394; Linschoten, *Reys-gheschrift*, p. 87.

¹¹⁸ Sousa Viterbo, *Trabalhos nauticos dos Portuguezes nos seculos XVI e XVII, segunda serie*, p. 30. "Dom Sebastian & faço saber que Bertolameu Lasso, mestre de cartas de marear...."

¹¹⁹ Cornelis Koeman,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p. 39. "...their secret mission to Portugal, at the suggestion of Petrus Plancius." 拉索 1590 年的地圖手稿現存於鹿特丹海事博物館。普朗修斯 1552 年出生於法蘭德斯 (Flanders)，時屬哈布斯堡低地之國 (現屬比利時)。與歐特流士相似，他亦可被視為 (廣義的) 荷蘭人。



圖四 普朗修斯 1590 年代抄自拉索的三島型地圖（部分）

資料來源：Petrus Plancius, “Insulae Moluccae celeberrimae sunt ob maximam aromatum copiam quam per totum terrarum orbem mittunt,” hand-colored engraving, n. d., circa 1594-1598.

代中後期普朗修斯刊行的地圖也有改進，同樣畫上由三個小島組成長方形的臺灣，把最北的島嶼認定為福爾摩沙（圖四）。接著，這款地圖亦在林氏侯登刊行的書裡出現。至此，荷蘭（和該書其他歐洲譯本裡）的地圖終於與葡萄牙地圖接軌，兩者基本上對臺灣本島的認知變成一致。¹²⁰

最後，1584 年西班牙航海家葛理的海誌（第五十四章）特別關鍵，因為《解碼臺灣史 1550-1720》引用它為西班牙人與福爾摩沙這個名稱關係密切的主要證據。首先，該書聲稱此紀錄證實葛理的船曾經過臺灣南端：

第 54 章是 1584 年西班牙船長、著名航海家 Francisco Gali 在中南美洲、菲律賓、澳門、日本間的航海誌，提到 As Ilhas Ferosas（美麗諸島）位於北緯 $21\frac{3}{4}$ 度——臺灣極南座標為 21 度 53 分，由緯度來看，這是臺灣本島。¹²¹

¹²⁰ 注意福爾摩沙單島型地圖手稿在 1597 年西班牙的信函裡首次出現，但同期歐洲流行的仍然是三島式的地圖。

¹²¹ 翁佳音、黃驗，《解碼臺灣史 1550-1720》，頁 39。注意 52 章至 54 章描述 Gali 從南美出發至菲律賓，澳門然後回航南美的航程，但沒有提及日本，所以他在此航程應該沒有去過日本。

對於這點，相信多數讀者都會同意——葛理的海誌中提及而位於緯度 $21\frac{3}{4}$ 度的福爾摩沙或美麗群島 (As Ilhas Fermosas) 指的無疑就是臺灣島的南端。

但根據這份海誌的描述而得出「1580 年代，西班牙人的航海誌才出現 As Ilhas Fermosas (美麗諸島) 一詞，比葡萄牙人更明確地以 *Fermosa* 來指稱臺灣本島」的結論，¹²² 筆者卻不敢苟同。首先，我們會問為什麼一個在 1580 年代才「姍姍來遲」，首次到訪亞洲的西班牙航海家會覺得他有權利替當地的一個很多其他歐洲人已經見過的島嶼命名？並且為何他會替它起了一個葡萄牙文而不是西班牙文的名字？其次，上節第五十四章的原文裡在上述這段話後明確的告訴我們「這是來自福建，名字叫三泰的中國人告訴我的，他說它們 (意指美麗群島) 位於 $21\frac{3}{4}$ 度以下，那裡的水深三十疇」。換句話說，根據海誌的紀錄，福爾摩沙群島這個名字，該處的緯度和水深這些資料，都是在船上來自福建的華人導航告訴葛理而不是後者自己講的。其實，如果我們再往下看，我們就會知道葛理在這次航程裡根本沒有目睹臺灣島的南端，因為他明言「儘管我們看不到它們，但按照 (太陽的) 高度和水的深度我們知道我們已然經過了它們」。

古施達聲稱《航海紀錄》所收錄的海誌之「原本均已全盤流失」，存世的抄本亦寥寥可數，¹²³ 但 1584 年的海誌卻有幸被收入另外一本古籍，可以用來比照。葡萄牙十六世紀歷史學家科托 (Diogo do Couto) 在 1559 年至 1616 年間基本上在印度果阿長住，於 1595 年被菲利普二世委任為首席編年史家，繼續前任巴羅斯的編寫工作。他的巨著原則上是一套編年史，但偶然會有些不同的描述。其中涵蓋 1580 年至 1588 年的一本就有一段介紹葛理從亞洲回南美洲的航程如下：

向東南行駛一百五十哩，越過漁夫群島的下方 (Os Baixos dos Pescadores)，到達東側琉球群島 (Lequios) 之始，就是位於 $21\frac{3}{4}$ 度的福爾摩沙群島 (As Ilhas Fermosas)，這些信息由與我們同行及來自 (福建) Chincheo 的領航員提供。過了福爾摩沙群島，我們再沿東和東北方向行駛兩百六十哩，越

¹²² 翁佳音、黃驗，《解碼臺灣史 1550-1720》，頁 37。

¹²³ Abel Fontoura da Costa, *A Marinharia dos Descobrimentos*, p. 329. “Perderam-se os originais de toda a coleção. Das cópias, só se conhecem a do Roteiro de Diogo Afonso...e as do Livro de Marinharia...”

過琉球群島。¹²⁴

這段論述和林氏侯登所抄寫的內容十分接近，顯示後者沒有抄錯，也再次證明關於福爾摩沙群島的信息確是來自福建的導航，並非船長葛理。最後亦最重要，從本文上面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 1550 年代、1560 年代、1570 年代和 1580 年代的葡萄牙地圖和 1562 年、1571 年及 1585 年葡萄牙的海誌都明確地把臺灣島（的北端）標為福爾摩沙島，而這些除了 1585 年的海誌之外，都是在 1584 年葛理的海誌之前的可靠一手文獻。

五、結論

林氏侯登不可以說是一個處心積慮的國家秘密竊取者，如果大主教不是在前往果阿途中喪生，他大概仍然會繼續替天主教會服務一段時間，甚至會參與東南亞的航海與貿易，滿足個人的夙願。但是，因緣際會，大主教的逝世導致他決定提早回歐，而荷蘭當時的政局和商界的大環境造就了他把幾年來努力累積的航海日誌整理後透過《航海紀錄》將它們公諸於世，直接促成了荷蘭人參與亞洲的航海、貿易以至殖民活動，亦使他在偶然的機會裡，成為一個對十六世紀末基督新教荷蘭有重大貢獻的愛國者。

林氏侯登為我們保留下來的航海日誌也為後世的歷史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航海文獻。本文透過仔細檢驗《航海紀錄》裡與臺灣本島有關的海誌的年代和內容，再把它們與當代歐洲人製造的地圖和其他相關的原始文獻比照，重新探討該島被命名為福爾摩沙的歷史。第三節和第四節討論過的海誌、地圖和其他文獻頗多，現在我們把其中主要的按年代先後用表格匯總如下，方便大家回顧：

¹²⁴ Diogo do Couto, *Da Ásia de Diogo de Couto, Dos feito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a Conquista, e descobrimento das terras, e mares do Oriente, Década decima, parte primeira* (Lisboa: Regia Officina Typografica, 1788), liv. 5, cap. 3, p. 501, “Governando a Les-Sueste 150. léguas, dobrou os baixos dos Pescadores, e principio dos Lequios da banda de Leste, a que chamão as Ilhas Formosas, que estão em 21. grãos e três quartos; e posto que nesta derrota os não vio, teve informação delles por hum Piloto Chincheo, que comsigo levava. Dobrada a Ilha Formosas, governou a Leste, e quarta de Nordeste 260. Léguas até passar as Ilhas dos Lequios....”

表二 海誌、地圖等文獻匯總

年份	海誌/地圖/其他文獻
1546	寧波往鹿兒島海誌，不經但提及「琉球島」
1546	他人島往鹿兒島海誌，經緯度 25½度的「小琉球島」
約 1550	浪白潛往平戶海誌，經緯度 25 度下的「小琉球島」
1554	老歐蒙地圖，「福爾摩沙島」在福建以東和北回歸線以北
1558	小歐蒙地圖，「福爾摩沙島」在福建以東和北回歸線以北
1561	法利歐地圖，臺灣分兩島，北邊為「福爾摩沙島」
約 1562	澳門往橫瀨浦海誌，經緯度 25½度的「福爾摩沙島」
1564	葡人信函說到福建附近後沿「福爾摩沙島」和「小琉球島」航行
1571	澳門往長崎海誌，面對「福爾摩沙島」時須要調整方向
1579/84	佐治歐地圖，臺灣分兩島，北邊為「福爾摩沙島」，後來經歐特流士刊行
1582/83	三份臺灣船難紀錄，兩份聲稱事故地點為「福爾摩沙島」，一份含葡萄牙人為島嶼命名的傳說
1584	澳門往南美海誌，華人導航告知西班牙船長經 21¼度以下的「福爾摩沙群島」
1585	澳門往長崎海誌，過 25½度後看到「福爾摩沙島」的盡頭
1590/90 年代	拉索地圖，臺灣分三島，北邊為「福爾摩沙島」，後來經普朗修斯和林氏侯登刊行

說明：筆者依本文第三節與第四節整理。

總而言之，主要可能支持西班牙人為福爾摩沙島的正式命名者的原始文獻是 1584 年的海誌，但該文獻明確指出臺灣的洋名和南端的緯度均是同船的華人導航提供給西班牙船長的資訊。1546 年至 1550 年的兩份葡萄牙海誌仍然稱臺灣島為小琉球，但 1562 年、1571 年和 1585 年的三份葡萄牙海誌則均改用福爾摩沙的名字。1554 年及其後起碼五、六張葡萄牙地圖把該島或它的北端叫做福爾摩沙，但這些地圖在 1561 年，1579 年/1584 年和 1590 年曾將臺灣標示為兩個或三個島。1564 年的葡萄牙信函和 1582 年/1583 年分別以葡文和西文撰寫的兩份文獻亦稱呼臺灣為福爾摩沙，後者其中一份含葡萄牙人航海前往日本途經美麗的臺灣，以葡文稱之為「福爾摩沙」的傳統說法。除了 1584 年的海誌，上述文獻均是葡萄牙人而非西班牙人把臺灣本島命名為福爾摩沙的重要一手證據。而且，根據這些文獻的年代，我們可以把命名時間的範圍縮小至 1550 年代初，即 1550 年在華葡人首次前往平戶的海誌之後，和 1554 年老歐蒙手繪地圖在歐洲完成之前。換句話說，「西班牙人才更明確將福爾摩沙用來指稱臺灣本島」這個反傳統的講法證據顯然不足，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航海途經青蔥美麗的臺灣本島，以葡文驚嘆其為「福爾摩沙島」(Ilha Formosa, 意指美麗之島) 的主流傳說基本上可靠，有相當數量的原始文獻的支持。

我們應該強調即使上述文獻證實葡萄牙人早於 1550 年代初已把臺灣北端稱為福爾摩沙，這只不過是葡萄牙人或頂多加上部分其他歐洲人圈子裡使用的名稱。當然，1584 年的西班牙海誌顯示一些與歐洲人往來的華人航海者知悉這個洋名，與歐洲人交談時亦會採用。但這並不表示十六世紀的華人接受甚至普遍使用福爾摩沙的稱謂。學者對《順風相送》手抄本的年代眾說紛紜，但相信比較合理的推測是它最後成書的年代應該是明末或以後（雖然裡面有不少明初甚至更早而來自舊抄本的材料）。其中一個證據就是書裡「女澳內浦港」的針路曾說「用單寅收入長岐港，即籠仔沙機，有佛郎番在此」。「籠仔沙機」無疑是長崎的音譯，而「佛郎番」在此是指在 1571 年後經常前往長崎貿易或常駐當地宣教的葡萄牙人。所以，我們可以估計手抄本的時間大約是隆慶年代末至萬曆年代。這本書裡前往琉球和日本的針路談及必經的臺灣北端時會用「小琉球」、「小琉球頭」、「彭家山」等，證實對華人來說，臺灣本島北端在十六世紀的名稱一直仍然是小琉球等，並非福爾摩沙。¹²⁵

本文前言有關於臺灣被稱為福爾摩沙這個傳說的一些實例，按年份可被分為 1517 年、1544 年和 1590 年三組，現在我們可以根據本文介紹過的文獻探討它們的可信性。1517 年的說法明顯太早，因為葡萄牙人要到 1540 年代初才在往日本的途中發現臺灣。1590 年的說法則肯定太遲，因為福爾摩沙這個名稱在 1550 年代開始就一直有在一些可靠的葡萄牙原始文獻裡出現。1544 年的說法中間落墨，比較接近事實。但是此年份的一個實例聲稱當年「水手們讚嘆：『Ilha Formosa!』……被船上的一位荷蘭籍航海官「林士登（Linschoteen）」記載下來」，卻是不可能的。¹²⁶ 正如翁佳音所說，「林氏侯登……遊跡並未越過東南亞」。¹²⁷ 況且，從第二節我們知道他出生於 1563 年，1544 年時他根本仍未出生，遑論在任何船上當航海官。另一個 1544 年的實例來自出生於臺灣而後來入籍日本的歷史學家伊藤潔。他原文有寫出推定此年份的根據，言明「目前，這項『發現』估計

¹²⁵ 焦天龍編，《針路藍縷：牛津大學珍藏明代海圖及外銷瓷》（香港：中華書局，2015），頁 178、181、184。

¹²⁶ 林淑瑄編著，《吾土吾史：臺灣》，頁 31。

¹²⁷ 翁佳音，〈福爾摩沙名稱來源：並論 1582 年葡萄牙人在臺船難〉，頁 4-13。

是在葡萄牙船漂流到種子島的第二年，即 1544 年」，¹²⁸ 可以說是英文所謂的「有根據的猜測」(educated guess)。

不過，這個「有根據的猜測」所推定的年份還是早了好幾年。根據第三節對《航海紀錄》裡相關海誌時序的確認，1546 年至 1550 年的海誌仍然把臺灣叫做小琉球，這些都是 1544 年之後的一手文獻。正如第四節所述，在參照過相關的海誌、地圖和其他文獻後，我們可以推論臺灣島最早被在中日航線往來的葡萄牙人稱呼為福爾摩沙的年代應該是 1550 年至 1554 年。到目前為止，我們仍沒有找到一份原始文獻，可以確實地指出這項命名的年份，期望未來的研究者能夠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當然，所謂「路是人走出來的」，臺灣島的命名也可能根本就沒有一個明確的年、月、日，而只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同樣可能的歷史是有些葡萄牙人從 1540 年代尾至 1550 年代初途經臺灣時開始以福爾摩沙島形容它（畢竟他們在世界各地都曾把一些他們覺得美麗的地方也冠上此名），¹²⁹ 而這個叫法逐漸被其他葡萄牙人接受，約定俗成，出現於相關的文獻，海誌和地圖，終於在 1550 年代早、中期變成該島的正式稱謂，繼而在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入駐臺灣後被訂定為「官方」名字。

¹²⁸ 伊藤潔，〈台灣：四百年之歴史と展望〉，頁 11。「現在のところこの『発見』は、ポルトガル船の種子島漂着の翌年、つまり一五四四年のことと推定されている」。

¹²⁹ 起碼非洲也有一個美麗島 Ilha Formosa (陰性形容詞，因為島嶼是陰性名詞)，馬六甲有一條美麗河 Rio Fremosso (陽性形容詞，因為河流屬陽性)。見 João de Barros, Hernani Cidade, ed., *Ásia de João Barros, Dos feito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os mares e terras do Oriente: Primeira década*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45) (此書初版在 1562 年刊行，上述是近年的修訂版), livro 2, p. 73; Armando Cortesã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4), vol. 2, pp. 243, 262.

引用書目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兩千年中西曆轉換」,下載日期:2020年10月8日,網址:<https://sinocal.sinica.edu.tw/>。

伊藤潔(劉明修)

1993 《台灣:四百年之歷史と展望》。東京:中央公論社。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

1990 《日本關係海外史料:イエズス会日本書翰集(原文編之1)》。東京: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

周婉窈

2006 〈一五八二年美麗島船難餘生記〉,收於蕭宗煌、呂理政統籌策劃,《艾爾摩莎: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特展》,頁25-38。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2007 〈山在瑤波碧浪中: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臺北)40:93-148。

林淑琄(編著)

2005 《吾土吾史:臺灣》。新竹:下課文化出版社。

邱馨慧

2009 〈由原住民史料再論一五八二年臺灣船難地點〉,《臺灣文獻》(南投)60(3):1-32。

南浦

1625 《南浦文集》,卷上,〈鐵炮記〉,慶長11年[1606]原刊,寬永2年[1625]重刊本。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翁佳音

2006 〈福爾摩沙名稱來源:並論1582年葡萄牙人在臺船難〉,《翰林社會天地》(臺南)5:4-13。

翁佳音、黃驗

2017 《解碼臺灣史1550-1720》。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曹永和

1962 〈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臺北文獻》(臺北)1:1-66。

1979 〈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295-36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廷玉等(撰)

1739 《明史》,332卷,目錄4卷,乾隆4年武英殿版。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陳宗仁

2008 〈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臺北)41:109-164。

陸傳傑

2018 《被誤解的臺灣古地圖》。新北: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焦天龍(編)

2015 《針路藍縷:牛津大學珍藏明代海圖及外銷瓷》。香港:中華書局。

菅沼貞風

1902 《大日本商業史》。東京:八尾新助書店,第3版。

駱芬美

2013 《被誤解的臺灣史:1553-1860之史實未必是事實》。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蕭崇業

1579 《使琉球錄》，明萬曆 7 年版。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Barros, João de, Hernani Cidade (ed.)

1945[1562] *Ásia de João Barros, Dos feito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os mares e terras do Oriente: Primeira década*.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45[1563] *Ásia de João Barros, Dos feito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os mares e terras do Oriente: Teiceira década*.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Borao Mateo, José Eugenio 鮑曉鷗

2001 *The Spaniards in Taiwan: Documents, vol. 1: 1582-1641*.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Bourdon, Léon

1949 *Les Routes des Marchands Portugais entre Chine et Japan au milieu du XVIe siècle*. Lisboa: Gráfica Lisbonense.

Boxer, C. R.

1951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a: Centro de Estudo Históricos Ultramarionos.

Boxer, C. R. (ed.)

1953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Fr. Martin de Rada, O.E.S.A. (1550-157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Cardosum, Hieronymū

1570 *Dictionarivm Latino Lvsitanicvm et vice versa Lusitanico Latinũ, cum adagiorum, feré omnium iuxta seriem alphabeticam, perutili expositione: Ecclesiasticorum etiam vocabulorum interpretatione. Item de monetis, ponderibus, & mensuris, ad praesentem usum accommodatis*. Conimbricæ: Ioan. Barrerius.

Chang, T'ien-Tsê 張天澤

1933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Leiden: E. J. Brill.

Charbonnier, Jean-Pierre, M. N. L. Couve de Murville (tr.)

2007 *Christians in China: A.D. 600 to 2000*.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Cheng, Wei-chung 鄭維中

2015 "Sailing from the China Coast to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Dutch Sailing Pattern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aris) 101: 289-323.

Chin, James

2015 "The Seldon Map and the Hokkien Maritime Trade in Late Ming." In Tianlong Jiao, ed., *New Research into the Maritime Trades, Seafaring and Underwater Archaeology of the Ming Dynasty*, pp. 2-21. Hong Kong: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Companhia de Jesus)

1598 *Cartas Que Os Padres e Irmãos da Companhia de Jesus Escreverão dos Reynos de Iapão & China aos da mesma Compania da India, & Europa, desdo anno de 1549 até o de 1580*. Evora: Manoel de Lyra.

Cortesão, Armando

1935 *Cartografia e cartógrafos portugueses dos séculos XV e XVI*. Lisboa: Edição da «Seara Nova».

Cortesão, Armando (ed.)

1944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Cortesão, Jaime

1979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Lisboa: Círculo de Leitores.

Costa, Abel Fontoura da

1939 *A Marinharia Dos Descobrimentos*.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2nd ed..

Couto, Diogo do

1788 *Da Ásia de Diogo de Couto, Dos feito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a Conquista, e descobrimento das terras, e mares do Oriente, Década decima, Parte primeira*. Lisboa: Regia Officina Typografica.

Galvão, António

(1563) *Tratado. Que compôs o nobre & notauel capitão Antonio Galuão, dos diversos & desuayrados caminhos, por onde nos tempos passados a pimenta & especearia veyo da India ás nossas partes, & asside todos os descobrimentos antigos & modernos, que são feito ate a era de mil & quinhentos & cincoenta. Com os nomes particulares das pessoas que os fizeram: & em que tempos & as suas alturas, obra cento muy notavel & copiosa*. Lisbon: Joam de Barreira.

Georgio, Ludovico

1584 “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ais, nova descriptio.” In Abraham Orteliu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ntwerp, 1584?, after p. 93.

Gerlach, A. J. A.

1874 *Nederlandsch Oost-Indië*. 's-Gravenhage: J. IJkema.

Heeres, J. E.

1965 “Abel Janszoon Tasman: His Life and Labours.” In J. E. Heeres & C. H. Coote, eds., *Abel Janszoon Tasman's Journal of his Discovery of Van Diemens Land & New Zealand in 1642, with documents relating to his Exploration of Australia in 1644, Being Photo-lithographic Facsimiles of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at the Hague and Elsewhere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pp. 1-128. Los Angeles: N. A. Kovach.

Higashibaba, Ikuo 東馬場郁生

2001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 Kirishitan Belief & Practice*. Leiden; Boston: Brill.

Homem, Diogo

1558c “The coasts of Asia eastward of the Indus, with the islands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 British Library Board, MS. 5415.a, fol. 9.

Jonge, J. K. J. de.

1862 *De Opkomst van het Nederlandsch Gezag in Oost-Indie (1595-1610)*. 's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Kammerer, Albert

1944 *La De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au XVIème siècle et la cartographie des portulans*. Leiden: Brill.

Kamps, Ivo

- 2001 “Colonizing the Colonizer: A Dutchman in Asia Portuguesa.” In Ivo Kamps and Jyotsna G. Singh, eds., *Travel Knowledge: European “Discoverie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p. 160-183. New York: Palgrave.

Keil, Luís

- 1933 *Jorge Álvares: O Primeiro Português que foi à China (1513)*. Lisboa: Tip. Beleza.

Koeman, Cornelis

- 1985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Revista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Coimbra)* 32: 27-47.

Leitão, Humberto

- 1990 *Dicionário da Linguagem de Marinha Antiga e Actual*. Lisboa: Edições Cultura da Marinha.

Linschoten, Jan Huyghen van (Ian Hvyghen van, Ian Huyghen van, Iohn Hvighen van)

- 1595 *Reys-gheschrift van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zers in Orienten, inhoudende de zeevaart, soo van Portugael naer Oost-Indien, als van Oost Indien weder naer Portugael; Insgelijck van Portugaels Indien/nae Malacca, China, Iapan, d'Eylanden van Java ende Sunda, soo in 't heen varen/als in 't weder keeren; Item van China nae Spaenschs Indien/ende wederom van daer nae China; Als oock van de gantsche Custen van Brasilien/ende alle de Havens van dien; Item van 't vaste landt/ende die voor Eylanden (Las Abtukkas ghenae) van Spaenschs Indien/met noch de Navigatie vande Cabo de Lopo Gonsalves, near Angola toe/aen be Custe van Æthiopien ... Alles seer ghetrouwvelycken met grooter neer sticheyt ende correctie by een vergadert, ende uyt die Portugaloyse ende Spaensche in onse ghemeene Nederlandtsche Tale ghetranslateert ende overgheset*. Amsterdam: Cornelis Claesz.

- 1596 *Iti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art van Jan Huighen van Linschoten naer Oost ofte Portugaels Indien inhoudende een corte beschryvinge de selver Landen ende Zee-custen/met aenwysinge van alle de voornaemde principale havens/Revieren/hoecken ende plaersen/tot noch toe vande Portugesen ontdeckt ende bekent: Waer by ghevoecht zijn/niett alleen die Conterfeytsels vande habytten/brachten ende wesen/so vande Portugesen aldaer residerende/als vande ingeboornen Indianen...maer ooc een corte verhalinge van de de Coophandeligen...Alles beschreven ende by een vergadert, door den selfden, seer nut, oorbaer, ende oock vermakelijcken voor alle curieuse ende Liefhebbers van vreemdigheden*. Amsterdam: Cornelis Claesz.

- 1598 *His Discours of Voyages unto y Easte & West Indies: Divided into Foure Bookes*. London: Iohn Wolfe.

Linschoten, John Huyghen van, Arthur Coke Burnell and P. A. Tiele (eds.)

- 1885 *The Voyage of Joh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 From the Ol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1598*. London: Hakluyt Society.

Loureiro, Rui Manuel

- 2019 “Inquérito sobre um navegador enigmático Francisco Gali e as suas viagens transpácificas.” *Revista de Cultura (Macao)* 60: 90-103.

Martini, Martino 衛匡國 and Joan Blaeu

- 1655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 Joan Blaeu.

Moura, Carlos Francisco

- 1972 “Os Roteiros do Japão do Códice Cadaval.” *Studia (Lisboa)* 34: 155-201.

Ortelius, Abraham

1570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ntwerp.

1573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ntwerp.

1584?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ntwerp (此書無標明刊行年份，但其中最遲的地圖年份是 1584).

Plancius, Petrus

1594-1598c “Insulae Moluccae celeberrimae sunt ob maximam aromatum copiam quam per totum terrarum orbem mittunt.” hand-colored engraving, n. d..

Potet, Jean-Paul G.

2016 *Koxinga of Taiwan*. Raleigh: Lulu Press, 4th ed..

Salter, Christopher L.

2004 *Taiwan*.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Schama, Simon

1988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urhammer, Georg

1946 “1543-1943 - Descobrimento do Japão pelos Portugueses no Ano de 1543.” *Academia Portuguesa da História: Anais* (Lisboa) II série 1: 17-176.

Schurhammer, George, Frank J. Eble (tr.)

1928 *St. Francis Xavier: The Apostle of India and Japan*. St. Louis: Herder.

Valdez, João Fernandes

1875c *Portuguese and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Newly Composed from the Best Dictionaries of Both Languages*. Rio de Janeiro; Paris: Livraria Garnier.

Velho, Bartolomeu

1561c “Velho’s map of Asia, cir. 1561.” Firenze: Museo Galileo, Carte nautiche: Asia: fotografia (Record nr. 33506) di Velho.

Vieyra, Antonio, J. P. Aillaud (ed.)

1813 *Dictionary of the Portugu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in two parts, Part I, Portuguese and English, New Edition*. London: F. Wingrave, et al.

Viterbo, Sousa

1894 *Trabalhos nauticos dos Portuguezes nos seculos XVI e XVII, segunda serie*. Coimbra: Impensa da Universidade.

Wallis, Helen

1980 “The Royal Map Collections of England.” *Revista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Coimbra) 28: 461-468.

Werz, Bruno E. J. S.

2019 “Searching for Haarlem (1647 CE): A Ship that Made History.” *Current Science* (Bangaluru) 117(10): 1679-1682.

Wong, Young-tsu 汪榮祖

2017 *China’s Conquest of Taiw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ictory at Full Moon*. Singapore: Springer.

Formosa's Origin and Linschoten's Rutters (1540s-1580s)

Paul Kua

ABSTRACT

The Dutch author and navigator 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while being the secretary of the archbishop of Portuguese India in the 1580s, took advantage of his position to accumulate a large amount of valuable and secret Portuguese and Spanish “roteiros”/rutters, and shared this information with many in Europe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Reys-gheschrift van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zers in Orienten* in 1595. The appearance of this book and its several European translations encouraged many Dutch and later other Europeans to venture into Asia and enter the race for trade and colonization. To some extent, it also hastened the decline of the Portuguese and Spanish overseas empires. Some rutters in the book dated between the 1540s and the 1580s recorded voyages which passed by the northern or southern tips of the main island of Taiwan, the sightings of which they often recorded as these were important landmarks along the voyages. In the interest of sorting out the different legends and the true history related to the naming of Taiwan as “Formosa/Fermosa/Fremosa/Hermosa” Island (literally “Beautiful Island” in Portuguese or Spanish, modern or archaic), these rutters constitute useful 16th-century first-hand sources.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author Linschoten and his various books on navigation issued in the 1590s, this article analyses a total of seven relevant rutters from *Reys-gheschrift* in an attempt to determine both their recording dates and their contents related to Taiwan, and, finally, examines these rutters in the contexts of Portuguese and other European maps and some other supplementary primary sources to ascertain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timing of the name “Formosa”. Conclusions thus put forward differ somewhat in terms of timing from the prevailing legends on the matter, and, in particular, the “revisionist” views postulated recently by some which credited the naming to the Spanish instead of the Portuguese.

Keywords: Formosa/“The Beautiful Island”/Taiwan, 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Reys-*

gheschrift van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zers, Portuguese in Asia, Rutters/
“roteiros”, Age of Discovery